南方 人物周刊

洪水之年

给大水一个去处
为人找回自己的归宿

本刊记者 杨楠 孟依依 大食

P58 文化
王庆松
匍匐前进

P68 明星
三浦春马
30岁以后
如何战斗

P48 社会
停工178天
影院迎来复工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南方周末 出品
ISSN 1672-8335
9 771672 833203 22
扫二维码阅读电子刊

定 价：人 民 币 10 元　港 币 20 元　总 第 640 期　2020 年 7 月 27 日　第 22 期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N44-1614/C　www.nfpeople.com

周南未才

2020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

第十二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

Responsibility & Consensus Building

构建责任共识

责任榜单首发
透视年度企业排行

权威内容发布
解码CSR实践趋势

责任先锋揭晓
聚焦年度典范个人

年度奖项出炉
多维盘点履责标杆

多元发声对话
一线代表前沿论道

扫码报名现场活动

扫码了解活动详情

广州 · 7月31日

南方人物周刊

2020年7月27日 第22期 总第640期

www.nfpeople.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副主编（常务） 杨和平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蒯乐昊 李宗陶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王燕青 黄剑
资深记者 张明萌 邱苑婷
记者 陈洋 王小祥 张宇欣
孟依依 赵蕾 杨楠
编辑 孙凌宇 杨静茹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13910128123
上海联络处 13661513938
广州联络处 020-87371912
成都联络处 028-86981533

本刊部分图片由Getty / VCG / IC / Fotoe / Panos/ Osports提供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杨子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袁宇 李佩佩
特别顾问 杨昌玉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金沈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副总经理 邓媛元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刘晓梅 王婷婷 张浩森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袁宇（兼）
成员 廖颖 韦秋萍 陈晓微 余希桐 张力
梁嘉敏 江喜 柯晓露 徐子敬

运营中心西南区
成员 李勋 曾宪实 侍玉宝

品牌中心
总监 李佩佩（兼）
成员 凌亚 林周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仉辉
成员 **华东** 刘璇 邱晓艺 钟楚楚 董颖 洪梦玥 朱奇瑞
华北 陈婷 任亚强 王明明 裴益玄
张薇 刘畅 赵宇川
华南 袁斌 何倩仪 莫燕 刘烨
黄垚瑶 吴双 况娟
西南 高杲
商业内容小组 柯玉圆 郭莹 曾晓君

销售管理部
总监 黎文渊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华北** 项子琪 **华南** 刘金鑫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崔泽华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技术部
总监 张础杰

运营部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沈阳：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大连环渤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吉林东联传媒有限公司 15004317981
郑州：河南宏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371-86063992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海天书店 13205351986
石家庄：石家庄兵行天下书店 13613319399
成都：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3333009
重庆：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尚和书店 023-8635961
昆明：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
贵阳：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尚和书店 0351-7088915
南宁：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柳州：尚和书店 0772-3180862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82430796
武汉：明知书店 027-85497847
长沙：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尚和书店 0731-84411600
合肥：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江苏省邮局：025-8540671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029-87415811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500-1000元/千字；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1500元/张以上；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020-87001145
E-mail yjynfzm@126.com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人物周刊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本册印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CONTENTS 目录



油墩街镇荻溪村　图/本刊记者 大食

12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2020年，给大水一个去处

20　洪水围的村与人
28　想回家的人
34　房子倒了，但我不会消沉

04 VIEWPOINTS 世界观
74 SUPPLEMENT 后窗
80 COLUMNS 专栏

封面摄影 本刊记者 大食



图/本刊记者 大食

40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生活在洪水上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58 CULTURE 文化
王庆松
作品能做社会插图，比进美术馆更重要



图/本刊记者 梁辰

48 SOCIETY 社会
停工 178 天 全国影院迎来复工
——一名影院经理的心声



68 STARS 明星
三浦春马
30 岁以后如何战斗



52 INTERNATIONAL 国际
约翰·刘易斯之死
和美国黑人运动的方向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梅耶的人生密码

本刊记者 王燕青

梅耶的新书《人生由我》在中国出版后，她和她的家族再一次成为人们惊叹的对象。她的大儿子埃隆·马斯克早已在商界因为冒险精神而备受推崇，成为越来越多创新者的精神偶像。

老实说，我对梅耶有很多想象。她的整个家族成员都是企业家，都成功创办了企业，尤其是埃隆·马斯克。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火星计划”，他的商业计划看似疯狂，但每一步都做了严密的规划，直至实现。

这像极了马斯克家族的作风。从马斯克的外祖父、外祖母开始，他们这一庞大的家族就是“说走就走”的探险家。但是，他们不会实施没有准备的探险，而总是会预估好途中的风险，谨慎准备，大胆尝试。这让他们整个家族一起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探险。

这对马斯克的妈妈梅耶的影响极深。可以说，她的人生密码也是这八个字：谨慎准备，大胆尝试。她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她为自己争取模特商演机会，为自己成为营养师攻读学位，每一次当机会砸下来时，她都能接住，每一次当机会砸到别人身上时，她都能给自己挤出一道门缝。这就是梅耶。

这对马斯克的影响也是极深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马斯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自己的“火星计划”，谈着谈着双眼开始泛起了泪光。这件事太难了，他曾经有两年是靠借钱度日。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就是马斯克家族最大的家族精神，不是冒险，而是永不放弃。这在他们家族成员身上都淋淋尽致地显现出来了。

因为疫情的缘故，梅耶在家待了 4 个月，没法飞来中国做新书宣传。我们的采访通过视频进行。

采访前，我在两套方案间纠结。

其中一套方案是呈现一个本真的梅耶。她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读完她的书，我看到了一个成功女性。但这种成功，我没法界定。仿佛这种成功是一种模式，你从来都知道方向，勇往直前，终有一天到达成功的彼岸。可为什么是梅耶呢？除了梅耶，还有谁能获得这种人生颠沛流离后的成功呢？

梅耶和她的好朋友邓文迪有过一次网络直播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顿时看到了一样的成功，或者说这是一类人的成功。作为精英女性、精致女性，无论身处险境，还是面对恶人，她们都有一种冲破束缚的本能，这种本能的推动力是她们想成为那样的人。成为那样的人让她们更强大、更自信，她们有了保护自己的盔甲。她们也因此变得从容。

在这场对谈中，梅耶和邓文迪都谈到了“单身母亲”这个身份。我们很难想象对于她们来说，走过那段历程的艰辛，所有能诉诸文字和语言的，都已经经过内心多少次的磨砺，才能平静地说，单身母亲应该由衷地佩服自己。当她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相信，她们已经走出来了，也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身份、亲情、友情、爱情，都只是她们的一部分。

梅耶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她能很好地展现自己身上的优势。但她身上有没有 B 面？

另一套方案，我准备了一些天马行空和向内求索的议题。比如她相不相信神性，她有没有想过外太空的生活，再比如她是怎么在亲密关系中表达自我的。

我试图通过这些议题去打开一个新的梅耶。但事实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简单。或者说，事实上，是我把事情想复杂了。有一种人生，就是脚踏实地奔向目标。邓文迪是这样，梅耶是这样。她们的冒险精神都化为人生每个节点的选择。对于她们来说，人生旅途就是冒险，但是她们不允许这场冒险出岔子。

她们也不会去哲思，也不会刻意去想象某些物质和空间。实实在在的存在让她们有获得感和满足感。

这让我重新审视梅耶和马斯克家族。是的，原本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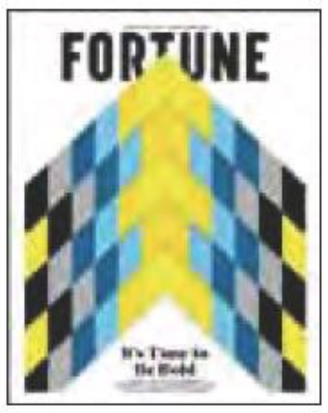
编辑 黄剑 hjf888@hotmail.com

Wirecard 惊魂：骗子、雇佣兵、间谍
—— 一个 10 亿骗局的故事

Wirecard 公司位于慕尼黑郊区一处不起眼的荒僻之所，曾是德国经济的希望、DAX（德国重要的股票指数）新星，其业务是数字支付。多年来，一直有传言称该公司在盈利，资产负债表平衡。没有人愿意听到它的负面消息，因为德国终于又有了一家新的全球性公司，这家公司似乎可以通过自身从事的数字业务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Wirecard 构建了未来的数字银行业务：为支付流程的软件提供解决方案，使网上购物成为可能。该公司每年要处理超过 31 万个客户的付款，这其中也包括阿尔迪（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等德国商业巨鳄。Wirecard 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德意志银行。但是其中有一些只是假象，该公司会将虚构合伙人的虚构收入计入不存在的银行账户。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申请破产，因为近 20 亿欧元消失了。所有这些都是可耻的，这家欺诈性的公司虚构了销售额，可能还进行了洗钱活动，现在却一文不值。许多股东破产，5800 名员工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被裁员的危险。公司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布劳恩已于 6 月中旬被捕，二号人物扬·马萨莱克则突然消失，他或许还与利比亚边防军、俄罗斯间谍有瓜葛。关于 Wirecard 的真相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查清，现在丑闻才刚刚开始。



[德]《明镜》
07月18日



【美】《财富》
7月19日



【英】《伦敦书评》
7月16日

中世纪的味道

我曾经问伟大的历史学家 Richard Southern，最想和哪位他笔下的中世纪圣人或者神职人员会面？ Southern 字斟句酌地回答：我想他们恐怕都有很严重的口气。他是对的。在中世纪，由于卫生条件不佳，身体和口腔中的难闻气味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让当时的人们苦恼不已。10 世纪的时候，威尔士的统治者曾经允许妻子和口气不佳的丈夫分居。事实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个人卫生习惯，在当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滔天大罪，当时基督徒的口号就是：要敬神，先污身。无论是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可能都是一身汗臭。为了掩饰身体的气味，由雄鹿或者麝香猫分泌的麝香在上流社会大行其道，人们把它佩戴在身上。有些贵族家庭在房子的周围种上气味清新的植物，并且把厨房、厕所和房子的其他部分分开，以此来保证空气质量。18 世纪时，商店里出现了面向普通消费者的花香调或果香调的香水，这被称为“嗅觉革命”。

一个玩具店的自救

Brad Ruoho 在明尼苏达州经营着一家玩具公司，自 2012 年开业以来，已经扩展到 7 家店铺，生意原本不错。他的店之前是以提供互动参与式服务而闻名的，为吸引顾客，特别是孩子，7500 平方米的店里有移植过来的树和水族馆等设施。但新冠疫情一来，一切都变了样子。那些互动设施成了病毒最可能的传染源，店铺被要求关门，80 名店员大部分休假，只留下 4 人上班。Ruoho 被迫到线上去想办法，他拿到了联邦政府支持中小企业抗疫的 16 万美元贷款，开设了一家线上玩具店。由于学校停课，孩子都在家里，玩具的需求并没有显著减少，生意很快好起来，甚至开始有了海外订单。为了经营线上店铺，Ruoho 还雇佣了一些 IT 和市场方面的员工，总员工数量相当于疫情前的 6 成。下一步，Ruoho 想和教育工作者合作，发展在线课程和教育，以满足孩子们在家学习的需要。不过对他来说，最期待的还是线下店铺有一天能够重开，这样他才能把以前的员工都请回来。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美国空军女性平权先锋



朱江明

近日，美国空军官方高调宣布，空军女上校乔瑟琳·J·舍尔默霍恩（Jocelyn J. Schermerhorn）走马上任第一空中特种作战联队司令，同时还兼任该联队驻地哈尔伯特场站（Hurlburt Field）的基地指挥官。这也是第一空特联队首位女性指挥官。

实际上，美国空军在女性平权方面是四大军种中走得最远的一个。2019 年，空军准将布伦达·卡地亚（Brenda Cartier）成为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AFSOC）首位司令，负责指挥管理美国空军的所有特战单位，正是乔瑟琳上校的顶头上司。

当然，成为第一空特联队指挥官同样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是美国空军最老牌的一个特战运输单位，团队的座右铭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Any time，Any place）”，意思就是，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把特战队员从任何地方送进去，或者接出来。

第一空特联队组建于二战期间，当时美国空军尚未成立，部队名为第一空中突击队。美军组建这支部队，是为了在缅甸和中国西南部，针对日军占领区执行敌后突袭任务，包括向敌后投送特工人员，协同游骑兵突击队执行敌后斩首强袭任务，同时还可在必要时，执行搜救深陷敌后的中美航空队飞行员的任务。

当时，第一空中突击队的指挥官在出征前，曾经对司令部许下诺言：“我们将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与您的男孩们同去同归。”联队座右铭就来自于这段战争中的誓言。在滇缅战场上，第一空中突击队威名显赫，从组建到战争结束总共出动飞机超过 5000 架次，成功从战场营救回约 2000 名伤员和被击落的飞行员，并且没有一架飞机被敌方火力击落。

冷战爆发后，第一空特联队参加了所有美国参与的军事行动，并且具备全球部署能力。在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中，第一空特联队负责战斗搜救任务，营救了包括被击落的 F-117 隐形战机飞行员。

除此之外，第一空中突击队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直升机的作战单位。事实证明，直升



机是丛林战斗中最好的支援装备。

总之，这支部队卧虎藏龙、专业可靠。能够成为这种功勋单位的老大，足以说明乔瑟琳的能力。此前，我在专栏里曾经提到过，美国陆军刚有一位女特种兵毕业，为什么空军特战司令部也已经由女将掌门了呢？

首先，是因为美国空军是四大军种中最年轻的军种，二战之后才从陆军中分离出来独立成军，因此保守、传统势力相对没有那么多。其次，空军特战司令部主要执行的是特战行动中的空中支援任务，即便是空军直属的特战第一梯队美国空军伞降救援队（PJ），主要任务也是战斗搜救，并不执行直接战斗任务。所以对于体能和力量的要求，没有陆军和海军特战单位那么高。

另一个原因虽不是明文规定，却一直是各国军队默认的规则，那就是尽量避免女性官兵被俘虏。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陆军女兵林奇被俘后，五角大楼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而陆海军特战单位都是直接战斗的行动队，被俘的概率自然更大，所以一直对招募女兵非常谨慎。空军特战司则完全不同，其主要力量是各种特殊用途的飞机和直升机，飞行员和技术人员比例远比步兵多得多，此类岗位属于技术工种，对体能要求更是不高。男女性别先天的生理差异并不影响选拔结果，而在智力、情商和思维反应等领域，男女不存在差距，所以女性自然也能更容易参与竞争。

实际上，早在二战前，美国就出现了第一位独自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家阿梅莉亚·玛丽·埃尔哈特（Amelia Mary Earhart），到二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已经有 7 名女飞行员参战，其中还包括世界上首位华裔女空军飞行员李月英。

从乔瑟琳上校和布伦达准将的履历来看，两位女士都是理工类本科毕业，乔瑟琳主修土木工程，布伦达则是生物学出身，两人都曾经在运输机或空中预警机上担任导航员，其后，还持续进修了军事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走的都是专业化技术管理发展路径。尽管跨军种的特种作战工作通常被视为男性主导的领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中高级军官出现，这个领域自然也会有所改变。空军由于对女性限制少且人才梯队已经形成，自然最先出现女性特战主官。在其他军种，恐怕还要几十年才有机会出现女性特战将领。

法国

7 月 18 日，法国南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阿维尼翁戏剧节被取消，主办方已经决定提供经典戏剧的视频放映。
图 /Clement Mahoudeau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瑞士

7 月 18 日，富尔卡山口附近，隆河冰川被盖上纯白色“毛毯”。隆河冰川是阿尔卑斯山脉最古老的冰川，为了减缓冰川的融化速度，瑞士科学家每年夏季都会用巨大白色毯子将其覆盖。冰川内部也开凿出隧道，供游人穿行，深入接触冰层。
图 /Urs Flueeler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2020年，给大水一个去处

无论是长江防洪体系最为关键的水库群联合调度，还是每一座大小堤坝上的守卫战，其最基本的思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仍然一致：疏导洪水，给大水一个去处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江西永修 实习记者 **包莉婷** **卢琳绵**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受灾的三角乡，路边露出的电灯杆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南方水灾

南方暴雨从 5 月开始。5 月 4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暴雨预警，安徽、湖北、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6 月 2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近五十天的连续暴雨预警，是 2007 年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制度建立以来降雨持续时间最长的。

水灾首先出现在华南和西南。6 月 7 日，广西桂林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灾，桂林阳朔降雨量创历史极值。一日后，广东也出现了今年最强的降雨过程，国家水利部在当天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 III 级。

6 月 11 日，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6 月以来，强降雨集中在长江、太湖等流域，累计降雨量比多年平均要多 5 成到 1.6 倍。6 月 22 日，重庆发布历史上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綦江流域全线迎来强降雨，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0.3 米。

6 月 26 日深夜，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北部地区突降暴雨至特大暴雨，彝海镇、高阳街道、灵山景区局部地区受灾严重。这场特大暴雨造成 19 人遇难、3 人失联。此后，连续降雨引发“太湖 2020 年第 1 号洪水”形成，云南昭通洪涝、贵州铜仁山洪暴发，湖北黄梅山体滑坡，新安江水库首次 9 个泄洪闸孔全开泄洪等。

7 月 2 日，“长江 2020 年第 1 号洪水”形成，7 月 6 日，“鄱阳湖 2020 年第 1 号洪水”形成，长江水位高于鄱阳湖水位，长江水倒灌入鄱阳湖。

6 月以来，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以及黄河上游、长江和太湖都发生了 1 号洪水，全国有 433 条河流超警，占了今年以来的 96%；长江和太湖洪水并发，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段以下一度全线超警，中间洞庭湖还出现过超保洪水。这使得今年防洪形势时间紧，任务重。

7 月 10 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江委”）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等级的洪水预警信号：鄱阳湖湖口附近江段、鄱阳湖湖区洪水红色预警。同时，将长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次日，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 I 级。



此后，鄱阳湖区出现多个堤坝溃决险情，启用单退圩堤行洪。随后暴雨转向湖北、安徽，安徽成为首个启用蓄滞洪区的省份。

中小河流洪水多发、重发是我国汛期的一个特点。6 月以来，我国中小河流中有 397 条超警，有 100 条超最高防洪水位，27 条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7 月 12 日，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突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当日，九江市永修县三角乡三角联圩溃坝。在三角乡唯一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建华村，一位村民跟我们说，是“抢修”（小围堤）保住了村庄。我们的摄影师听成“抢收”，抢收了水稻所以免受灾祸。新世纪以来，我国水灾的一个特点是，人员损失大幅降低，主要以经济损失为主。



7月12日上午，江西上饶市鄱阳县，多个村庄仍浸泡在洪水中
图/张梓望

“没事，抢修和抢收一样。”摄影师说。没错，能保住一座堤，就能收到今年的农作物。

截至 7 月 13 日上午 7 时，洪涝灾害已经造成了全国 27 个省区市 3873 万人次受灾、141 人死亡或失踪、倒塌房屋 2.9 万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61.6 亿元。

2020年的水灾到底有多严重，目前仍在评估中。

后三峡时代

保卫一座堤坝，就保护了一片村庄或者城镇。而对于形势复杂的长江防洪体系来说，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梯级水库群实施联合防洪拦蓄，是保证整个流域安全的关键决策。

2009 年，三峡工程正式竣工。按照设计目标，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主要在荆江河段，可使荆江河段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不分洪；遇超过 100 年的洪水，包括类似历史上的 1870 年大洪水，则可控制枝城流量不超过 6.8 万立方米 / 秒，加上分蓄洪区的配合运用，可防止荆江地区发生毁灭性灾害。

6 月 29 日，三峡大坝开启 2020 年首次泄洪，确保留足防御洪水的库区容量。截至 7 月 19 日，三峡大坝共拦蓄 5 次洪水，累计拦蓄量 140 亿立方米。

三峡工程的关键作用之一是抵御洪峰。“长江 2020 年第 1 号洪水”的洪峰通过三峡大坝时，下泄流量从 3.5 万立方米 / 秒降至 1.9 万立方米 / 秒，7 月 20 日，峰值高达 7 万立方米 / 秒的 2020 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平稳通过三峡大坝，40% 的洪峰被拦截在坝上，确保长江中游千里堤防全线不超警戒水位。

三峡集团流域枢纽管理中心负责人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介绍，1998 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荆江一度面临分洪的抉择。如果当时三峡工程已经建好，可使荆江河段沙市站水位不超 44.5 米，城陵矶分洪量由 108 亿立方米减少到 35 亿立方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将会大大缓解。今年如果没有三峡工程，洞庭湖城陵矶地区和鄱阳湖湖口将超保证水位，会有部分分蓄洪区分洪运用，武汉段汉口站水位更高，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将更加紧张。

但三峡工程拦蓄洪水的能力并非无限大，其本身防洪库容为 221.5 亿立方米，截至 7 月 18 日 12 时，三峡水库水位达 160.78 米，基本达到洪峰流量，自身防洪库容还有 125 亿立方米。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分析说，如果继续来大的洪水，通过三峡和上游四十多座大型水库群的联合调度，科学拦洪错峰，上游洪水基本可控。

三峡工程主要对长江上游来水进行拦蓄，重点保障荆江河段的防洪安全并兼顾城陵矶地区的防洪要求。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河流与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周建军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称，三峡在一定程度内拦洪或放洪，对下游影响不大。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亚则向媒体表示，由于鄱阳湖湖口距离三峡水库较远，再加上鄱阳湖水系自身来水较大，所以三峡水库调度对鄱阳湖水位的调蓄作用很有限。

蓄滞洪区

在 2020 年的长江防汛中，另一个关键的防洪措施是蓄滞洪区的使用。作为长江防洪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否启用蓄滞洪区、何时启用蓄滞洪区，备受关注。

蓄滞洪区是我国为了保护重点地区，不得已划定的“主动受灾区”，多为洼地和部分农田。根据水利部 2010 年公布的《国家蓄滞洪区修订名录》，我国共有蓄滞洪区 98 处，其中长江流域 44 处，黄河流域为 2 处，海河流域为 28 处，淮河流域为 21 处。

和单退圩堤“退人不退田”不同，蓄滞洪区内留人又留田，遇到大洪水或者特大洪水，则转移人口，将蓄滞洪区作为行洪区域。

7 月 11 日，长江委提请江西提前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江西省防汛抗洪指挥部当日开始安排启用康山和珠湖两大蓄滞洪区。同天，江西省水利厅的高级工程师胡国平正在待命前往九江市永修县支援，他在康山蓄滞洪区长大，家门口就对着闸口。“那天已经说要转移了，村子里敲锣打鼓开动员大会了。”

江西最终没有启用蓄滞洪区，但在 7 月 13 日凌晨，首次要求鄱阳湖区全部 185 座单退圩堤必须主动开闸清堰分蓄洪水，减轻其他地区的防汛压力。洪水淹没了 185 座堤内的农田。

7 月中旬起，安徽的防汛压力大增。长江、淮河的干流均流经安徽，安徽抗洪面临南北双线作战。与江西以鄱阳湖水系为主不同，安徽境内分布着 580 个大小湖泊，自排能力远远弱于鄱阳湖。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安徽长江北岸的湖泊群以及周边的圩区、南岸三江流域内的一些小圩区，由于地势低洼，长江的高水位很难排出，如果遭遇暴雨，很可能溃坝或者漫堤（水位高出大坝开始漫溢），形成数月的内涝。

截至目前，安徽省已经启用十个蓄滞洪区。





左图：7月12日傍晚，江西鄱阳县油墩街镇桥头村，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正在往外转移村民　图/张梓望
右图：7月14日，江西省鄱阳县油墩街镇西河，国道351段被洪水阻断，附近村民在道路上晒稻谷　图/宋金峪

7 月 16 日，安徽长江干流全线超预警。7 月 18 日，安徽白湖东大圩开闸蓄洪，缓解西兆河汛期压力；次日凌晨 3 时许，安徽滁河大堤破开两处缺口，滁河水涌入荒草二圩和荒草三圩蓄滞洪区。当日中午 12 时，滁河水位从凌晨 1 时的 14.33 米下降到 13.81 米。7 月 20 日上午 8 时起，淮河沿线蒙洼、南润段、邱家湖、董峰湖、姜唐湖、上六坊堤和下六坊堤等 7 处行蓄洪区启用，次日王家坝水位降至保证水位。

相较于 2016 年安徽 129 个千亩决堤中漫决了 125 个，2020 年安徽的抗洪没有硬抗到底，而是在不同圩区之间实行联防联保，一些圩区主动进洪牺牲自己，保护其他圩区。

中小河流防洪之难

7 月 7 日，2020 年高考首日，安徽黄山市歙县主城区遭遇五十年一遇的洪水，道路受阻，大量考生无法赶到考场，歙县考区将原定 7 月 7 日进行的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延期至 7 月 9 日。我国高考历史上，第三次启用备用考卷。

洪水淹没主城区的场景，上一次出现在歙县还是 1969 年。在网络上，歙县居民怀疑是因为上游丰乐水库开闸泄洪，却没有通知下游及时做好应对。同样被居民怀疑上游水库无预警泄洪的，还有广西阳朔县遭遇的遇龙河洪水。6 月 7 日，阳朔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次特大暴雨，在遇龙河景区，水淹过了部分民宿的一楼。当天，两名在香樟华苹酒店的住客遇难。由于下游民宿从业者普遍没有收到通知，不少民宿从业者困惑，洪水是否由金宝河上游的久大水库和阳朔垌水库泄洪导致。

《南方周末》和《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指出，歙县和阳朔县的上游水库并非主动泄洪，均为自然溢流。在水库建设中，溢洪道的设计是为了给超安全限度的水位一个外溢的通道，保证水库的安全，防止溃坝。溢流分为自然溢流和闸门控制，我国不以防洪为主要目的的中小型水库基本都是自然溢洪设计，歙县和阳朔的上游水库均属此列。

2020 年南方大水中，一些中小河流附近的三四线城市受灾相对严重，中小河流应对洪灾十分吃力。1949 年之后，我国对于七大江河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七大江河的防御能力上升显著，能够对抗大型甚至是特大型洪灾，但因为地方管理、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异，加之河流数量多且偏僻，中小河流仍然存在防洪困难。

中小河流预报难度偏大，城区预警系统不及时，是应对洪灾的薄弱环节。以歙县为例，歙县是暴雨性洪水，从降雨到形成洪水，大约在一小时左右，留给它的接受信息、形成决策、传达命令等环节的时间非常短暂。

而在此次洪灾中，歙县村镇居民撤退更为及时。乡镇干部多年应对洪水，熟悉各种半夜叫醒村民撤人撤物的转移手段。

同样的，阳朔县水利局局长梁军城告诉《南方周末》，按照阳朔县水库防洪预案，当水库可能溢洪时，应由水库通知县应急局、水利局和下游乡镇政府，由乡镇政府通知辖区内的各村委。相较之下，阳朔本地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通畅，6 日晚，部分山体滑坡监测点的村民在村干部的预警下连夜撤离。而因为信号稳定性，或是预警短信的地区个性化设计等原因，游客和部分民宿从业者未能及时收到预警。

国家水利部在近期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一些中小河流洪水多发重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重于常年。中小河流堤防、小型水库等工程险情及堰塞湖险情均有发生。

中小河流分布广泛且流域较短，预报难度偏大；堤防建设及治理投入相对不足，防洪标准相对较低，全国 9.4 万多座小型水库普遍年久失修，是洪灾多发重发的高风险区域。又因为中小河流多经过山间，水流湍急，一旦发生洪灾，就有伴随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危险。

程晓陶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指出，今年存在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性，但防洪压力目前更多体现在中小河流上。

家住水边

7 月 10 日，长江委发布鄱阳湖区洪水红色



预警。与此同时，本刊记者分别前往鄱阳县和永修县，记录这两个既遭遇溃坝、也在死守圩堤的湖区县城。在鄱阳县油墩街镇荻溪村，近百米的决口附近垮塌了五座房屋，一座倾斜在水中。我们遇到了其中一位屋主黄紫益，他与家人借居在附近的姨夫家。

等待洪水退去的日子里，白日无事，黄紫益会和周围的村民聊天。当我们的记者最后一次与他聊天时，他说我知道与你说这些对我们家不会有太大帮助，一开始就知道，但能帮到你们我也很开心。

经历了亲人的接连去世、常年打工和花费半生心血所建房子的倒塌，黄紫益身上仍然有一种乐观，也许是他的天性，也许是经年累月面对生活的勇气造就的。

还有镇上的承包大户余时发，洪水淹没了



三角乡受灾村民在湖东学校安置点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他所有的农田和鱼塘，但他看起来并没因此而郁郁寡欢。“钱不重要，命重要，”他说。白天，他开着船接送村民出入、运送物资，晚上和其他留守的村民在水面巡逻。每隔两三天，要帮前面那户人家留在三楼的十几只鸡喂水。

他的人生哲学特别简单——什么事都是小事，我管它怎么样，吃的喝的都管好，死了就没事了。

在永修县三角乡的洪水边，我们遇到了许多想回家的受灾村民。想回家搬点东西，想回家守着屋子，或者就是想回家看一眼被淹成什么样。他们情绪低落但并不绝望，“又不是没经历过，83 年，98 年”，村民勇哥说。

淹没三角乡的洪水上飞起了成群的白鹭，他们原本多在鄱阳湖面上活动，唯有稻子成熟时才会飞来。还有七天，三角乡就能收割早稻了。洪水冲垮了鱼塘，水面上翻出了一些鱼。许多村民下水打鱼，然后开玩笑道：“没得米吃，只能吃鱼了。”

三角联圩溃坝后，永修县另一条保护五万亩以上农田的重点圩堤九合联圩上的人力陡然增多。每公里巡防点上的值守人员到岗到位，每小时查险；省市县三级的水利专家来回除险；有近一千名部队战士增援九合联圩处理险情；本地人开始用“你什么时候去巡堤”来替代“你吃了没”作为问候。

在永修县防了 27 年洪水的水利工程师江国保说，保护一座堤，最重要的是一寸都不能垮。

目前，长江防洪形势仍然严峻。主汛期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为 1961 年至今最高，但目前中下游的洪水小于 1998 年。我国长江防汛关键期为“七下八上”（即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降雨中心区域将由长江中下游转移至上游地区，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将迎来“喘息”之机，但仍需警惕退水期极易发生垮塌险情，以及中下游发生类似 1998 年的“二度梅”情况。

据水利部长江委预测，2020 年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的可能性较汛前预测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可能性依然存在。

对于 2020 年洪水的影响，以及其在我国水文史上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目前谈论都为时过早。过去 22 年里，我国的防汛能力大幅提高，加固堤坝、兴修水库、退田还湖等等水利工程都使得我们今天应对洪灾更为科学。

17 年前，时任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我国的防洪工程建设思路自 1998 年以来发生了重大调整。“从单纯的抗拒洪水转变为在防洪抗洪的同时，要给洪水以出路。洪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如果人类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生路，这是一个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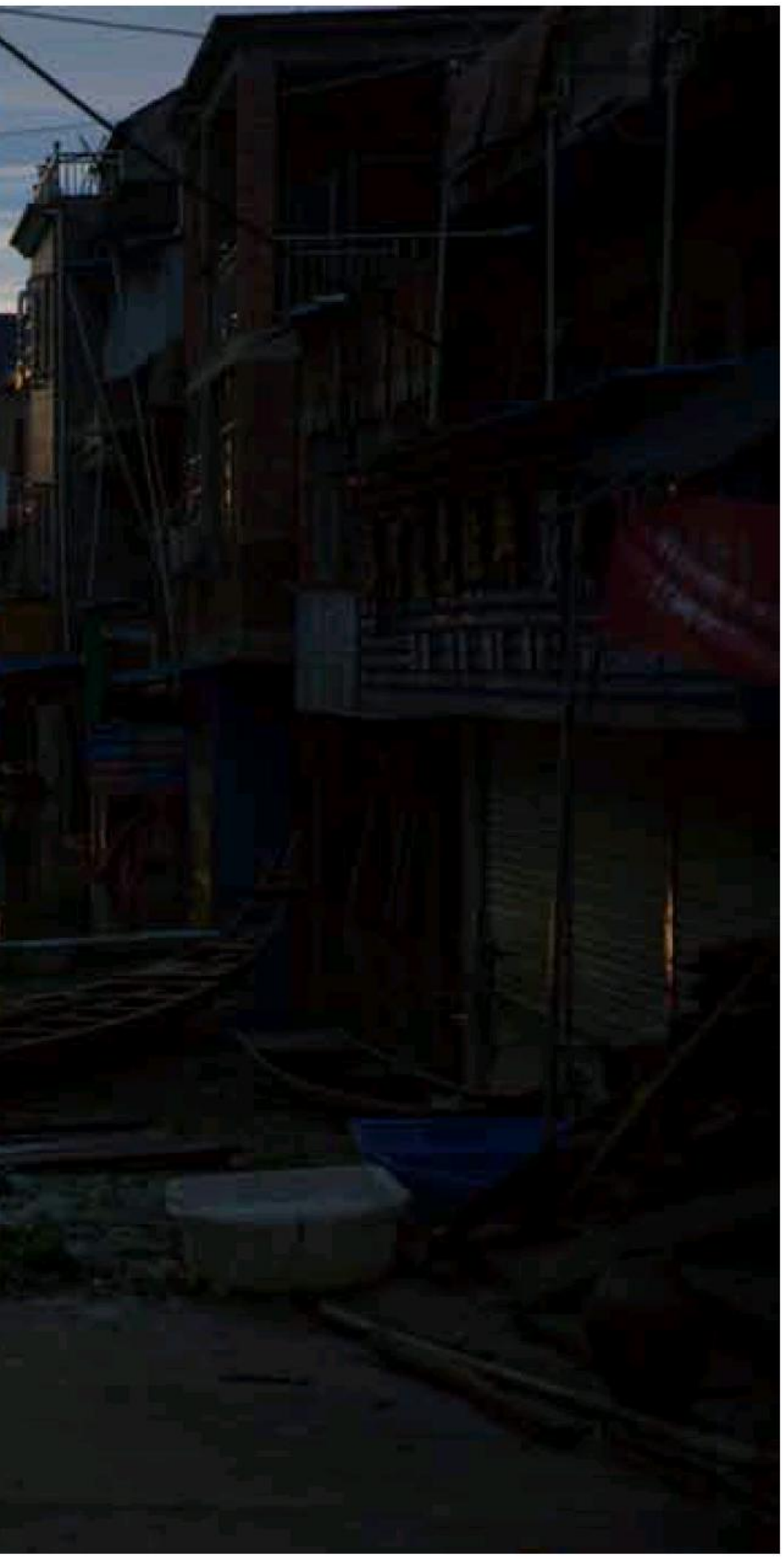
而无论是长江防洪体系最为关键的水库群联合调度，还是每一座大小堤坝上的守卫战，其最基本的思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仍然一致：疏导洪水，给大水一个去处。



洪水围的村与人

水位逐渐下降后，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打扫房屋，清洗家具。但 7 月 19 日，南风又刮得特别厉害，桥中央的竹筒发出呜呜声，很快下起暴雨来，退水后露出一楼地面的房子重新被水淹没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江西鄱阳 实习记者 **陈媛媛**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油墩街镇,西河东联圩浸水的村庄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人抱团，使人产生对仅有的确定之物的依赖，这些确定之物包括土地、房屋、家庭成员乃至饲养的家禽。洪水来临的时候这种依赖性愈发显现，似乎只要这些事物不被冲垮，人就有活下去的力气。

桥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洪水什么时候会来。

5 月是西河丰水期。在此之前，东岸的人们可以走过一座矮小的木桥，到荻溪村购买食材、家具或者维修机器；在此之后，木桥淹没，人们乘船往来。直到三十多年前，人们在这里造了一座高大的石桥，但石桥如今也成了危桥，几处栏杆断裂，被人用竹子绑住固定。

夜晚，石桥上坐着一个巡河的人，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观望河水涨落。他 55 岁，印象中西河原先水运发达，一天往来几十艘船只，载着木材、泥沙从安徽驶来。慢慢地，这样的景象几乎不可见了。

这条河是江西省鄱阳县四大水系之一，自安徽流入鄱阳湖，到八九月会进入枯水期，河床仅剩下不足脚踝深的水。

每年多少都有洪涝威胁，所以西河两岸各有一道圩堤。西岸的崇复圩较小，大概两层楼高，圩堤上建造了许多民居、商铺，成为荻溪村的主干道;东岸的东联圩较大，接近三层楼高，民居全部退于圩堤之后，仅作为一道屏障。

正常或偏湿年份，鄱阳湖流域容纳水量能力在 6 月达到饱和，若 6 至 7 月降水量超出正常年份，则洪涝发生，比如今年。

暴雨是从 6 月开始的，一个月后，7 月 5 日 1 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达到 19.01 米，超过警戒水位，并且仍在不断上涨。

7 月 8 日早晨，西河崇复圩内长丰村的余时发起床，看到鱼塘闸口的水一晚上淹没了十级阶梯，他立马决定动手搬东西。

余时发是这一带的承包大户，有 180 亩农田。他很快把一百三十多包肥料搬上车，往北开 500 米，上圩堤，在地势较高处停下。圩堤的地势低处已经出现漫水，他又立即加入保圩

队伍。没多久，他意识到圩堤低处已经保不住了，于是一路小跑回家，把一辆摩托车开到圩堤较高处，再跑回去开电瓶车、三轮车，最后一趟，车怎么也发动不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隔壁长丰村在外务工的余春华，两天前回家参加亲戚葬礼，买了当天离开鄱阳的车票。中午 12 点刚过，水已经漫过圩堤，为免被洪水阻断交通，他和堂兄弟匆匆坐车离开村子。

水漫到了街上，“我妈妈就说收拾东西带小孩走，我就开始慌慌张张收拾，最后东西都没拿齐全，大概拣了小孩子的衣服。“张伟说，她耐心又温和，有两个孩子，一家人在荻溪村街上开了一间蔬菜批发市场，“有点逃荒的感觉。”

街上废品回收站主人黄紫益在拼命打电话。他和邻居看到水泥地面上破开一个窟窿，水喷涌出来。他想喊人来把自家车开走，但没来得及，邻居的车棚倒了，很快，房子也被冲倒，圩堤上出现破口。他又朝着屋子喊妻子、女儿和母亲，四个人什么也没带，连借来买机器的 5 万块钱也没来得及拿，就往对岸跑。刚跑出屋子，他 9 岁的女儿黄芯琪看到小狗球球还在二楼，呼了好些遍“球球”。“它不想离开家。”黄芯琪说。

人群穿过石桥，跑到了对面的圩堤上。堤上站满了人，有的是从西岸逃过来的，有的是从东岸赶上来的。在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黄紫益的房子开始倒塌，好像跌了一跤，摔进水里，然后洪水从缺口处猛灌进去，迅速填满圩堤内将近一万亩的土地。

美人

黄传声家的冷柜臭了。

这事发生在洪水来的第三天，黄传声妻子闻到屋子里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像夏天的厨余垃圾散发的。她家在村口开了一家菜市，味道来自家里的三台冷冻柜。停电三天，储存的鱼、鸡腿、猪肉等已经发臭，她只好把这些一股脑扔进河里。

在她附近，双喜家的超市损失将近 200 万；仁爱家的房子最先倒塌，家具店几十万的存货都浸泡在水里；农田、鱼塘全部被洪水淹没。

圩堤在荻溪村的破口长近 80 米，原先矗立





左图：黄传声的父亲黄信心站在自家阳台上，洪水最高水位时超过阳台一米多
右图：荻溪村，一位村民从淹掉的房子里面拿出两袋米
图/本刊记者 大食

的五幢房子，有四幢没入水底，还有一幢倾斜在水面上，水泥墙、巨大的玻璃窗、屋顶的热水器都完好无损，只是浸泡在水里，一动不动。

村里人人都知道黄紫益一家，失去所有财产还背负债务。7 月下旬，黄紫益接到银行的催还贷款电话，他几次解释，甚至带对方来断堤处看，希望能有一段缓冲时间，但目前仍没奏效。

张伟有时候见到黄紫益的妻子黄立妹都不知道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怕如果贸然去安慰，“好像我带着一点可怜的心情去可怜她，人最怕就是别人可怜的那种目光，是吧？如果不安慰的话，又好像不仁义。”

她很喜欢黄家的小女儿，黄芯琪长得好看，伶牙俐齿，看见人的时候总是在笑，“那女孩有一脸的倔强。”有时候她听到有人在她妈妈身边讨论房子的事情，会提出不要再讲了，然后给她妈妈讲笑话听。她说一个月前外公去世，妈妈就没有了笑脸，“看到她没有笑脸我好像也想哭一样。”

7 月 8 日一共出现了四处破口，五个行政村的 29 个自然村受影响，其中将近 20 个村子被浸泡在水中。在这一带，许多房屋都是在近一两年建造或装修完成的。很多人年轻时在外务工，攒下积蓄，然后回家建房，建好房又要装修。黄紫益的父辈如此，他也如此，“每个人人生都有欲望，没有欲望哪有动力，是吧？”

倾斜在水面上的那座房子，一时变成了洪水中的一个标志物。不少人路过附近，会特意拐过来望一眼。有一个邻居过去一直觉得这幢房子好看，他走到那里去看，在烈日下用一种惋惜的语气讲：“是个美人啊。”

鸡

如果没有洪水，站在余时发家二楼平台上，能看到他承包的 180 亩农田、500 米长的狭长鱼塘、晒谷场和一间停了五辆车的车棚。

他是个肤色黝黑、声音洪亮的农民，穿着紫色 T 恤、灰色五分裤和粉色凉拖。他不喝酒，也不抽烟，唯一的爱好是打牌。他每天几乎雷打不动，要跑到圩堤另一边的街上玩牌，输多赢少，但朋友也多了。

洪水后，他到景德镇的大女儿家住了一晚上，又跑回来，村里说要买船，但得先用他的船带大家出来才行。

第二天，他载着其他两位村民出发了。“1998 大水是清早七八点破圩堤，到晚上 12 点就打平水（**圩堤内水面与河面齐平**），流了十几个小时。今年这个地方流了三个小时就打平水。”余时发想，照理说水流应该已经平缓，但船行至破口处，他们发现水流仍然湍急。他们撞上一根高压线，三人被掀翻落水。余时发被洪水冲出去几十米远，“我估计我今天肯定是快死了。我说管它怎么样，死了算了。”余时发说道。

他的人生哲学特别简单——什么事都是小事，“我管它怎么样，吃的喝的都管好，死了就没事了。”洪水来的那一天，村里有个 63 岁的男人去世了。他过去在外打工赚钱，“喝酒他从来没喝过 10 块钱一斤的酒，都是喝 5 块钱一斤的酒，抽烟从来不抽上 10 块钱一包的烟，都是抽四五块钱一包的烟。”余时发说，“可怜得要命。”

他也因此经常很快乐的样子，洪水淹没他所有农田和鱼塘后，只有一次，他提起保险赔偿的事情，保险公司说按照稻子的不同成熟程度来赔偿，余时发的单季稻 5 月才下地，可能只能赔到每亩 200 元的价格。

“钱不重要，命重要。”余时发说。

“那你为什么回水里来看这些东西，不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住？”

左图：余时发切开从洪水中抢救上来的西瓜　图/李在磊
右图：村民在捞洪水冲出来的鱼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守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村子上的东西，他们叫我们来帮忙的，村里面要帮忙看的。”余时发努努嘴，示意外面那片洪水浸泡的村庄。十几年前，他从农户手里一亩一亩把田承包来，到一年收成之后，一户一户上门去给他们结款。

现在白天，他开着船接送村民出入、运送物资，晚上和其他留守的村民在水面巡逻。每隔两三天，要给村前一户人家留在三楼的十几只鸡喂水。“他（邻居）把鸡背上去，被子全部湿掉了。我说，天呐，你怎么不把被子背上去呢？他把那些鸡看得重得要命。（劝）他走的时候，他说我不能走，我这个鸡不行。救援队劝了一两个小时，他儿子说，老爸，去了，这个鸡你叫叔叔给你搞行不行？我答应给他搞，他才走了。他说，你要给我那些鸡喂水哦。”余时发笑起来。

吃完晚饭，切了一个从洪水中抢救上来的西瓜，余时发把竹躺椅搬到三楼露天平台上睡觉。入伏之后，气温升高，无风，河水的气味代替了稻谷的味道，原本应该全是农田和树木的地方，只能听到稀疏的蝉鸣与蛙叫，还有鱼跃出水面又落回去的扑通声。

5 点，天色大明，居民们起床，余时发驾船在村里转一圈，接上五家出行者，往岸上去了。前一天晚上布置好渔网的居民，已经打捞上来一船鱼，一条一斤多重的鳊鱼只卖 10 块钱。

前几天，镇上的司机汪伯通跟我说起一件事情：四天前，他载着客人到一个渡口，看到一条大鱼被人捞上来，他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这么大的鱼。

“多大？”

“有我这么大。”他把一只手举到头顶。

“什么颜色的鱼？”

“白色。”他说，“我说那是神。”

龙舟

洪水到来 13 天后，住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村民要么投靠了亲戚，要么到镇上的安置点去了。

余长江和他的岳父岳母仍然生活在水中。岳父因为中风，右边手脚都不能动，起居都由岳母照顾，如此已经五年，直到洪水来临。

每年端午节前后，西河都会举办龙舟比赛，吸引附近几十个村子的年轻人回乡，他们按照村组组成队伍，自由选择对手，自由划定赛段。余长江常年在外打工，但每年端午节定会回一趟家。划龙舟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与家人团聚。

但是，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举办龙舟赛。余长江回家后反而因为连降暴雨无法出门。因为请假时间长，他把在工地的工作辞了，这让他焦虑，但又不能离开村子半步——石桥上有人看守，一旦出了村子就不能再回去，他只好把在安置点的八十多岁的母亲托给侄女照顾。

安置点在油墩街镇上的中学里，十多人住一间宿舍。在余长江看来，对于无法自理的岳父和上了年纪的岳母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去处。

对于余春华的父母来说，同样如此。

7 月 8 日中午，余春华和堂兄弟坐车离开村子的时候，水已经漫过圩堤，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困住。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还没到车站，就得知洪水来临的消息，坐在车里万般无奈，很难说清心里滋味。

洪水到来一周后，刚离家外出打工的余春华又回了家，安置父母。他正要上船过河的时候，接到电话说，父亲被蛇咬了。因为家里没有吃的，二老划船去老房子里取一坛酸菜，父亲不幸被一条花蛇所伤，整条右臂肿得老大。余春华回到家中，带着父亲跑医院、配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父亲只能吃一些菜籽油和盐简单炒制的蔬菜。

他原本天天劝说父亲去灾民安置点，之后不再提起这事了，因为担心外面的人没有自己照料得细致。但他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出门打工和在家照顾双亲之间平衡。随着洪水到来，这重矛盾似乎也决堤了。

第二次回家三天后，他到附近张伟家的批发市场，买了冬瓜、包菜、洋葱，给父母打了两桶 50 斤的水，准备再次外出打工。

大多数村民都去了政府设立的安置点，小部分仍然住在村里的人，白天常常坐船到街上，坐着聊天，像雨后冒出的螺蛳一样，这里才让他们觉得放松、自在。“有些没有好的亲戚，儿子又在外面打工，不愿意去，好像去了是打扰别人，老人家嘛，什么都不方便，大便小便都不方便，他不愿意去打扰人家。你像我就在家里，不去亲戚家，对别人家不方便，宁可自己苦一点，家里自由。”长丰村的一名村民说道。

“刚开始发洪水的时候，我带小孩走了，我也叫我爸爸妈妈走，但他们说怎么行，家还在要守着，不走，叫了好多遍。然后，我们家亲戚也都打电话叫他们走，他们都不走。”开批发市场的张伟说，她觉得父母不肯离家，是对熟悉的人际、环境的留恋。比如语言，在鄱阳湖一带，相隔仅五公里的荻溪村和油墩街镇的方言相差不少。张伟从百公里外的莲湖乡嫁到荻溪村，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当地方言，更何况年纪更大的长辈，“一辈子生活在这，都没怎么出去过。”

新的暴雨

7 月 19 日下午，一辆赣 E 牌照的汽车驶过石桥，驶进荻溪村，在距离破口 50 米处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县领导一行人。他们围在一起讨论抢修方案与后续措施。

其中一位水利专家说，如果要抽干这里面的水，需要 30 台 55 千瓦的抽水机，成本高而效果差，“现在几个县都抽不了，只能修两个口子，留一个，让它自然放干。”

那之后这里会如何呢？

千亩圩堤普遍存在堤身不达标、堤基防渗能力差的问题，这样的圩堤在江西省内有将近 700 条。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维护和修缮千亩圩堤，在这里是一种常态。根据镇上一名干部的说法，整个油墩街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出务工。

即使将这一片扩大规划为万亩圩堤，获得一定的财政投入，也于事无补，因为东岸是五万亩圩堤，占用了更多资源。“同一条河流的水，就跟小孩一样的，一个 5 岁的小孩和一个 18 岁的小孩，你没法比，肯定倒这里。”县领导说。



黄紫益的女儿黄芯琪坐在溃坝上，她的家已淹没在背后的洪水底下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此外，以整体搬迁来解决受灾问题，看起来也困难重重。

两天前，余春华在家时，曾表达过自己的担心——今年不像 1998 年，可以用迁移来解决问题。因为这几年间很多人家都建好了房子，且花了大心血，比如，他的房子造了 5 年，去年刚刚完成，所有的家具、装修都是赊的账，“我这辈子不可能再造第二个房子了。”

水位逐渐下降后，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打扫房屋，有的把家具搬到水中清洗，有的划着木桶船拿水瓢舀水往墙上泥垢处泼，有的跑到地下一层铲起已经发臭的水体。

但到 7 月 19 日，南风又刮得特别厉害，桥中央的竹筒发出呜呜声。很快下起暴雨来，“十多天前就是这样的雨”，退水后露出一楼地面的房子重新被水淹没。

有一天，黄芯琪做梦梦到洪水涨到家里来，他们全家都搬到屋顶去，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奶奶，还有去世的爷爷都在那里。他们搭了好几个帐篷，生火煮饭。过了几天洪水退去，大家一起搬下了楼，房子稳稳立在那里，没有沉入水底。

然后她醒了。她以为自己睡在屋顶上，迷迷糊糊一阵之后才反应过来是在姨父家里。

讲这个梦境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村里那条坑坑洼洼的主干道上，切了两片西瓜打算拿去给她爸爸妈妈。黄芯琪穿着一条红色的涤纶面料连衣裙，是她妈妈前两天花八十多块钱买的。然后，她问我：“你说人死了去哪里？”

“你觉得去了哪里？”

“天堂？要么是八仙过海？”她说，“我猜的。”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保护我们吧。”

（实习记者包莉婷对本文亦有帮助。）

想回家的人

赣江洪水涌入三角联圩堤脚一个西瓜般大小的洞，随后，冲开一条二十余米长的决口，18 个小时后，决口长度扩大到两百余米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江西永修 实习记者 **卢琳绵 包莉婷**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迷路

外来者很容易在三角乡迷路。准确地说，是很容易在淹没三角乡的洪水上迷路。如果没有当地人做向导，外来者能在水面上打转两个多小时。

高德地图并不能给你正确的指引，没在水下或微微露出水面的电线，可能带翻皮划艇和快艇。地势低处，八米高的高压线只露出接线部分，还有些低压线已经全部没入水中。县水利局的工程师说，水最深处超过六米。洪水淹没了大半个三角乡，除了本乡人和本地电力公司，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行船。

7 月 12 日 19 时 40 分，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三角联圩新建区大塘坪乡防汛责任段出现溃堤。35 个小时之后，根据江西省国防科技信息和卫星应用中心的数据，永修县三角乡、新建区大塘坪乡被淹面积达 66.5 平方千米。

水太深了，以至于涌起波涛，一浪一浪。水面太广了，有时候快艇要开四十分钟才能抵达被淹村庄。船上的外来者望着远处的村庄，被太阳晒恍惚了，会以为自己驶在某个水乡的湖面。

并非如此。三角乡人会告诉你，不可见的水面下是大片农田，或是村里的主路。水面上偶尔露出大棚檐和瓦房顶，远处漂来一只老式冰箱，2 平方公里的水域接连翻出绛紫色的小龙虾，分别意味着洪水淹过了菜棚、鸡舍、民居和虾塘。

根据三角乡政府的通报，三角联圩为封闭联圩，由九江市永修县三角乡、永丰垦殖场和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三家共同管理，总长 33.57 千米，其中 30.02 千米属三角乡段。圩堤决口后，三角乡房屋被淹三千多幢，倒塌四十余幢，水田被淹 56451.1 亩，精养鱼池被淹 1 万亩。全乡 13 个行政村一个水产场，除建华村外全部受灾，内涝面积达 53 平方千米。

7 月 18 日晚，永修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三个村民驾着木舟回家，桨缠住了电线，上不了岸——这些日子里，三角乡人把没有被淹没的地方称为岸。迷路的村民们说，他们想回家



三角乡，白鹭站在已被水没过的房顶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拿点东西。

消防队每天拉网式排查被淹村落，总能发现一些偷偷回家的村民。应政府要求，两万三千多村民在决堤当晚紧急转移。而这之后，有的村民划皮划艇或者木舟回家，也有人从地势偏高处蹚水回家。

冒险回去，是为了在家守一夜，怕家中物件被盗。一位种田大户家里存放着用于拖拉机的柴油，一晚被偷走了两桶，“田已经没了，晚上还被偷掉一两千块的油”，他说。回家，也或许是为了搬出些物件，消防队搬不出来的，就抬上二楼。搬出来的东西各不相同。比如，一台电风扇；比如，自家养的鸡，死了的也要装在麻袋里带出来；比如，一水桶冷冻在冰箱里的蜜枣粽。

消防队帮忙搬出来最多的是米。我在三角乡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年米都没得吃了。”这并不是说真的要饿肚子，而是这个以水稻为主要产业的乡村今夏面临绝收。根据江西省水利厅的要求，保护耕地面积超过五万亩的圩堤必须重点关注，三角联圩属于要“死守”的联圩之一。

还有的村民就是想回家看看，看看自家变成了什么样。消防队离岸时，一位七十多岁的奶奶抓着船栓不让走。奶奶头上包着毛巾，脸上的皱纹就像眼前洪水的波折，手里拿着想给消防员的烟。她嘴角下垂，说想回去看看自己家淹成什么样了。消防队员无法应允，他们驾着快艇，不如皮划艇灵巧，能靠近被淹路面却无法靠近已经淹在水中的房屋。奶奶说：“你就把我带过去，我游回家。”

游进家门的人

勇哥是游进家门的。他运气好，遇上了消防队的冲锋舟。他在岸边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能回家的船。他要回家拿户口本。

冲锋舟灵巧，挨着勇哥家一楼门框上檐停下——还差半米，水面就与二楼齐平。勇哥跳下水，用手举着装钥匙的塑料袋，斜仰着踩水——这是水性好的技能——倒退进入家门。冲锋舟上的人喊道；“你注意安全！”勇哥应道：“没问题，我湖区的人，小时候一上午在水里都没事。”他觉得救生衣碍事，让自己使不上力，游得慢。

那天勇哥还坐了一次快艇，快艇上也有其他想回家看看的村民。这些日子，三角乡乡民坐在一起，总是要聊起上一次大水。“那年是一分钱都没了”，他们说，“这水没有上一次厉害。”“一分钱都没了”的意思是，每家都靠种地为生，大水淹过，便没了收成。那一年，村民靠政府的救济过日，一人一百多斤米，勇哥



左图：三角乡浸在水中的王氏祠堂
右图：三角乡夜晚的堤坝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说这真是不够吃啊。

当年的安置点是大家在高处搭帐篷。2020年7月12日决口那天，永修县将湖东学校征用为三角乡受灾群众安置点，物资保障充沛。船上的饶姨说，当年的三角乡水淹过了一楼，她在二楼过了二十天，靠着亲戚划船来送东西。她现在住在县城，拜托消防兵带自己去打开被淹的老房子的门，以免水流不能顺畅穿过自己的房子，反复冲击，冲坏了屋子。

溃坝那天，勇哥老婆的双脚一直在发抖，说心里很慌。勇哥说，“你怕什么，又不是没经历过，83年，98年。”

船上有一名消防兵是永修立新乡人。大家听说他是立新人，立马说道：“立新啊，又开闸了。”

由于鄱阳湖湖区水位及五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水位都超过了警戒水位，星子站水位甚至超过历史极值，7月13日凌晨，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紧急通知，首次要求湖区全部185座单退圩堤必须于当日主动开闸清堰分蓄洪水，减轻其他地区的防汛压力。

单退圩堤是1998年特大洪水后，江西省在鄱阳湖区实施的退田还湖工程。单退圩堤退人不退田，堤内可进行农业生产，但不允许居住。当单退圩堤遇洪水位以上洪水时，必须进洪蓄水，进洪前必须提前对堤内可能出现的人员进行转移。

立新圩堤是九江市第三大单退圩堤，今年行洪预计将有4.56万亩耕地受影响。开闸后的五日内，1.7万亩早稻一直处于紧急抢收状态。

我们的快艇临着被浅淹的房屋停下，屋外铁笼里的狼狗突然站起来，尾巴和脑袋摇不停，在铁笼里打起转。

“这狗怎么办啊？”有人问。

“人都管不了了还能管狗？”狼狗太大了，快艇带不走。

消防兵对回家的村民说，半小时后我们来接你。勇哥笑道：“半小时肯定收不完，起码一个小时。”他有些遗憾，自己只拿了户口本和粽子出来。“我们农民是这样的，只要能带，什么都想带出来。只要能搬，什么都想搬到二楼。”他说。

“你为什么要拿户口本？”我问他。

“我女儿明天体检，她要考教师资格证了。”

“体检用身份证就好了呀。”

“万一要用到呢？不能耽误她工作啊。”勇哥说。

上岸后，勇哥骑摩托从三角乡一条没被淹的道路去县城。他指着道路两米开外的洪水中露出的半截房屋说，那是胡家祠堂，去年刚建好，建好那天喊我们去喝酒。

去年建设完成的，还有永修五万亩国家高标准农田。

“这是我的村庄”

饶阿姨用双手比划了一个西瓜的大小，“就是这么大的洞”，她说。

赣江洪水涌入三角联圩堤脚一个西瓜般大小的洞，随后，冲开一条二十余米长的决口，18个小时后，决口长度扩大到两百余米。

决堤后几分钟，勇哥从微信群里看到了溃坝的消息。有人上传了一段7秒的视频，泥水奔入堤内，录制视频的人喊着：“三角倒了，快走快走。”他骑摩托去微信群里说的位置看了一眼，真的决口了，“堤上黑得很，没有人也没有灯。”

与此同时，江国保正要去处理三角联圩上一个新的险情——他是永修县最资深的水利工程师，已经成功处理了三角联圩上的不少险情。他觉得三角联圩倒不了。江国保接到朋友的电话，问他三角是不是倒了，他说不知道，“不会吧”，他不相信。

江国保改了行车路线，开往村民说决口的地方。路上已经开始堵车，村民们一车一车往外搬家。7月12日晚上9点8分，江国保站在离决口十米处，看着洪水流进村庄，突然倒下的电线杆把他吓退了几米。他没有收到过这一段的险情报告，此处并不属于三角乡的责任段。

江国保是三角乡人，从小摸鱼抓虾，人称“江水保”。他是1984年毕业的大学生，学水利。毕业至今，他每年都要在永修县的堤上转几圈。1998年，





他先在三角乡处理险情，后来三角溃坝，他转去保护堤内也有五万亩农田的重点堤坝九合联圩。

“你觉得今年和 1998 年有什么不一样么？”

“一样的。都是先在三角，然后三角倒了，就转来九合。”江国保说。

三角联圩决堤当晚，江国保在县水务局参与了抢救三角乡的方案讨论。县里向省指挥部提交了两套方案，分别是利用老圩堤和快速通道，建立新的堤坝阻挡洪水。“指挥部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就是堵决口。”

两天两夜之后，堤坝两侧江水逐渐持平，决口处水流平稳，投掷沙石等填补物变得稳固，修补决口的工程启动并加速。

两天两夜，给了三角乡建华村村民自救的时间。乡内最高的地势，加上村东侧一道三公里长的小围堤为建华村挡住了洪水。决口后的两天里，前后有四百多名村民投入到加高拓宽圩堤、封堵管涌的抢险中。

但留给其他村庄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7 月 12 日晚，洪水流到哪个村庄，电力公司就切断那个村庄的供电。到 13 日清晨，整个三角乡都断电了。乡里的小蔡超市喊了十几个人来搬货，仍有价值十万元左右的货物没运出来，“烟都冲走一箱，好烟，一万多。”老板娘没敢把货物搬到二楼存放，“人家说比 98 年的水还大，98 年淹到了二楼。”她有点后悔，因为洪水并没有淹到二楼。

我们在小蔡超市买水，问老板娘凉茶除了王老吉还有什么，“和其正是有的，但是被冲走了。”

“那就王老吉吧，给个二维码的牌子我们扫一下。”

“二维码也被冲走了。”老板娘说。

洪水也淹没了老郑家的鸡舍。他损失了两百多只鸡。“跑掉的跑掉了，没跑掉的就死了，”老郑说，“还有一周就收早稻了。”

我们聊天那会儿，派出所的人走过门口。老郑突然紧张，把外屋的渔网搬了进来。洪水淹没了鱼塘，鲫鱼、草鱼、桂鱼都从鱼塘里游了出来。乘舟把渔网扔进水里半小时，就能打



左图:九合乡木头塘村民在巡堤
右图:三角乡打鱼的村民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上来至少十几条。

“派出所不让打鱼。承包大鱼塘的，他们去省里面告状，要排干了水之后，没跑的鱼全乡统一（按比例）分给他们。”老郑说。

“这么大的鱼，都是人家养的鱼。”一位村民一边杀鱼一边说，“没有米吃，就吃鱼了。”说完，她自己都笑起来。

三角乡附近的鱼已经卖到了白菜价。鲜果记水果店里的水果也是白菜价。13 块 5 毛钱，我买走了店里最后八个芒果。鲜果记开在乡里叫“买东西的那条路”上，已经被淹得看不见招牌。抢回来的货物被摆在家门口贱卖，没抢回的货物损失了七八万。店主这几天打电话喊人来退货。抢救回来的水果有柠檬、桃子、大鸭梨、苹果等等。西瓜太重了，被弃置在洪水中。

隔日，我去鲜果记买桃子。老板说，你想吃什么自己拿，多拿点。我说不用，我买就好。老板说，“你要买我这就没有，要吃就自己拿。”我问老板，为什么不走，乡里断水断电，可以去安置点。“我走去哪里？这里是我的村庄。”他说。

岸边，有一个村民盯着洪水看，突然说：“就这点水，就把我们给淹了。今年米都没得吃。”

7 月 16 日 21 时 43 分，三角联圩决口封堵完成，比预计合龙时间提前了 50 小时。次日，永修县电力公司的技术人员对三角乡进行巡查，计算可供电的安全区域。7 月 18 日，永修县水务局根据三角乡的供电能力、被淹面积等因素向江西省指挥部提交了初步排涝方案，以 15 日内排涝结束为目标。当日，根据指挥部的反馈，方案又做了紧急修改。

7 月 20 日，江国保被调回三角乡，继续处理险情，并测量堤内水位，参与排涝方案的修订。

（老郑为化名）



受灾村民黄紫益

房子倒了，但我不会消沉

“可能又得重新奋斗十年，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把账还清了，不要那么操劳，真的。保持我自己的温饱就可以了”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江西鄱阳 实习记者 **陈媛媛** 编辑 **黄剑** hj1888@hotmail.com

7月8日，南方连日降雨后，江西省鄱阳县西河发生四处决堤，其中一处位于油墩街镇荻溪村，决口近百米，附近已有五座房屋垮塌，还有一座倾斜在水中。

我见到其中一位屋主黄紫益的时候，他和家人暂时寄居在附近姨夫家。姨夫家一楼已经浸泡在水中，剩下的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是为他们年底即将结婚的儿子准备的婚房。姨夫一家打地铺，把房间腾出给黄紫益家住。

等待洪水退去的日子，白日无事，黄紫益有时会和附近的人聊天，而妻子变得不爱说话，身体愈发虚弱，因为瘦，她的脸颊凹陷颧骨突起。采访的时候她坐在一旁听，偶尔说几句，好像要费很大的劲。

黄紫益和妻子黄立妹、女儿黄芯琪。黄紫益接到从银行打来的催债电话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黄紫益常常安慰她，“慢慢熬，我还年轻。”一边说一边抬头笑起来。他今年 38 岁，早在 13 岁便不再上学，出门打工；18 岁结婚，和妻子先后孕育了三个儿女，如今大儿子和大女儿分别 19 岁和 17 岁，已经出门打工。

经历了亲人的接连去世、常年打工和花费半生心血所建房子的倒塌，黄紫益身上仍然有一种乐观，也许是他的天性，也许是经年累月面对生活的勇气造就的。

以下是黄紫益的口述：

“房子一倒，雨就停了”

7 月 8 号那天河水是从一个窟窿里流进来的。水泥路面破开了一个窟窿，我邻居先看到的，我还说用货车去堵，根本来不及。

我的货车就停在邻居家车棚下面，那边地势高，不容易淹水。没想到车棚先倒了，我的两辆货车，还有别人的几辆推土机、翻土机、货车和三轮摩托车全在下面。我想去拖车，还一直给人打电话，叫他们都来挪车。他们都来了，但只能站着，看那些车沉下去。河水猛灌进来，房子倒了下去，像地震一样。

前几天一直下雨，我每天都会把室外和一楼的废纸品搬到二楼，但是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旁边做家具的，他也损失好几十万。他常年在家，都不搬，而我去年刚回来。

我看到附近已经倒了三幢房子，第三幢是我邻居家，和我家隔着一条十米宽的“环城路”，赶紧喊老婆和女儿。孩子出来之后一直哭，吓坏了。我们屋里有五万块现金，我以为老婆拿了，老婆却以为我拿了，结果谁都没拿。

我想回去拿钱，女儿和我妈都拖着我喊，不能进去，进去人就没了。我们就一路跑，跑过桥到河对面去，看着自己家的房子倒了下去。

我房子怎么建的？底下全部挖空，挖了好深，倒了 50 公分水泥，上面穿梁，再铺 50 公分的水泥上去，光第一层就花了 20 万，上面有三层。我是做废品回收的，一楼二楼都是放东西。房子后面是别人的田，有一部分没太阳，收成也不高，我就叫田主划一块给我。

现在都没了。房子一倒，雨就停了。我们在河对面，从 4 点多一直待到晚上 8 点半。女儿问我：“爸爸，我们去哪里过年？”

“不管搬到哪，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

在舅舅家休息了一会儿，到了晚上 9 点，我借了大姨夫的摩托车，带着老婆孩子到小姨夫家去住。那天晚上，睡不着，我一个人睡在姨夫床上流泪，老婆也伤心。房子倒了，真他妈心痛，真不是滋味，感觉心里被掏空了，就是躺在床上掉泪，没别的。不过，现在好了。

第二天早上 3 点，我又到房子这边来看了。断掉的地方乌漆抹黑的，那底下肯定很深，现在应该只剩下几根梁子，一口塘。我就坐在那里抽烟，一天要抽掉三四包，每天的烟也都是别人给的。

我连续三天都是这样，一两点睡，就稍微眯一会儿，惊醒了就到倒了的房子这边来。待不住，这个脚不听话，顺着路就走过来。省得我伤心，老婆也跟着伤心，分开还好一点。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这里也是发过大水。他以前很贫穷，没田，也没地。田畈街那边地势高，而且田地多，只要你使劲干，有劳力就可以。他后来搬到了田畈街一个山沟里面，很偏僻，离这里四十多公里。我是出生在那里的，童年记忆也都在那里。

后来我叔公说，给我们买了一块地，让我们回来建房子，就是现在河边那块，在我叔叔家旁边。当时为了省一堵墙的钱，我们家房子和他家房子连在一起。那时候也没有钱造房子，我爸做泥水匠，我挑空心砖，建了一层，没有钱了，就到外面去务工，回来再建第二层。1996 年还是 1997 年，房子终于建好了。

我们最终决定从田畈街搬回来，是因为爸爸生病了，胆囊肿，他想回老家。我说，我从

你的愿。人嘛，总要落叶归根，回到故乡。

前两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说，在这不顺利，要搬回田畈街。我老婆说，你老家不就是这里吗？我说，我出生的老家。女儿说，不去。我说，你不去那我们都不去。我都听她的。

现在，我想随便在哪，不管你搬到哪里去，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安心。

1998 年，我才 16 岁，全家从田畈街搬了回来。那年碰到了洪水，水从上游的一个口子下来，以前的老房子泡掉了，不牢固，楼板裂开了，墙也裂开了。这里每年都会涨水，水涨一下，沉下去一点，涨一下，再沉一点。

2014 年，我叔叔说，这个房子要拆，真的不能住了，危房。他拆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拆了。那时候，我口袋里真的一分钱都没有啊。

“大家都不容易”

2012 年 8 月，我奶奶走了。第二年正月初三，我姐姐也走了，她只有三十多岁，得了黑色素瘤。她生病那段时间，爸爸妈妈在我家和姐姐家之间来回跑，每天要到凌晨一两点钟。爸爸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刺激。他原本身体也不好，到 5 月份，也走了。

家里有一个生病的，我就从打工的地方回家，要安慰也要照顾家人。不能完全靠我妈，她身体也不舒服。

我爸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们家两姐弟，以前碰到事情，我还可以和爸爸姐姐商量一下，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没有依靠了。

那年我把工作辞了，后来要找另外的工作，到处跑，温州、杭州我去过，山东、江苏也找过，都没有合适的，工资太低了，两三千。最后，跑到福建，找了家厂继续干。第二年清明，打电话给我妈，娘俩眼泪直汪汪。

可是，我还有老婆孩子，还有母亲。儿子和大女儿，一个 19 岁，一个 17 岁，还是学徒，在外面打工也没什么钱，还要人带着。我还要支援他们，上次没钱交房租，我就转了 1000 块钱，没办法，不能让他们在城市里面太寒酸了。

烦的时候喝酒抽烟，喝醉了就没事了，第

左图：油墩街镇，西河东联圩浸水的村庄
右图：荻溪村，清洗房子的村民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二天起床，接着干活，哪有精力去想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到我房子那边转了一圈，头又痛。不想了。

大家都不容易。我在外面打工，看到一个路人半夜走路，我骑摩托车，我说你到哪？他说到水头（福建南安市辖镇）。然后，我说我带你去，你别怕我，我不是人口拐卖的，你放心，我身份证都可以给你看。

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外面肯定有一点什么事，要么没钱搭车，要么搭车晚了，没赶上点。反正我一个人骑车，多一个人能耗多少油？后来我带他去水头汽车站，从厦门集美到水头差不多100公里。到了之后，我说给你开房，他说不用。我只好走了。

2014年，我还是回来建房了，钱是东扯西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差不多花了60万。天热的时候开始建，差不多到2015年建完。什么都没装修，空架子，墙就是毛坯，白漆也没刷。要过春节嘛，搬进去先过个年。

很开心，但也真的心酸。那时候我的口袋里只有3000块钱。我也不想欠别人的钱，砌墙的师傅拿了2000块钱，还有1000块钱又还了别人，一分钱也没有了。搬进新家那年大年三十下午，实在没办法，买年货的钱都没有，我就向隔壁家借了1000块钱过年。

去年超市那边的老板说，紫益你还有个钱没给我。我说，什么钱？他说，你过年赊的账，我说我没赊，他说不是你赊的，是你妈妈。我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好好好我给你。我才知道那年的年货是这样来的。

“到今年为止，我都是信心满满的”

我在油墩街镇荻溪村生活了二十多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打工，到现在这里的人还认不全。

去年9月，我回了家。因为家里有小孩、老人，我老婆身体也不好，心脏病，不能出去外地挣钱，所以我只能回来。夫妻两人干活，还债也快一点。我一个人在外面务工肯定是不行的，一个月才四五千。

我们油墩街镇这边少有工厂，都是做农田活，年轻人在外务工。我在福建是磨大理石，收入按件计。回老家之后，我东想西想，看废品回收厂生意还蛮可以，比较稳定，打算试一下，



左图:村民在领取善心人捐赠的物资
右图:黄立妹和女儿黄芯琪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一家废品回收厂干过一段时间。去年,有一次,我去把破碎机卷带下面卡住的碎铁拉出来,差点人被卷进去,那时候受了伤,人都差点没了。

休息了一个月,我就跟厂里说我不做了。我回来一分钱都没有,但有冲劲。我说,做回收废品,肯定是不会亏,就向银行贷了 15 万,又买了一部车,车贷 9 万。2019 年年底前六十多天,生意还好,我又买了一部二手货车。

别人废品送不过来,我也自己过去拉。装货、卸货都是我们夫妻俩,七十多岁的母亲也一起帮忙。请人划不来,(废品回收)利润很低,一斤就挣 5 分钱,只能自己干。现在农村有的人建房子,我有空也去给他们拉土。

每次收购废品,要到景德镇、鄱阳这两个地方去卖,开车一个多小时。我怕超高,交警查,就挑中午走,空着肚子,有时候下午 3 点回来才吃中午饭,吃完饭又继续干。

收废品要压货,不压货厂家会把价钱压低。今年的行情,纸皮和铜的价格都是死跌,铜跌了一万多(每吨),铝跌了四千多。收的价钱高了就不能出售,家里压了 40 万的货。现在水里漂的那些塑料瓶都是我的,那边有人捡了好几袋,人家捡走就变成人家的了。

那天没拿走的 5 万块钱,是从姨夫那里借的,本打算去买破碎机。塑料瓶一袋才七八斤,如果我破碎一下,就省了空间。

其实到今年为止,我都是信心满满的——这两年努力收废品,先把债还掉,然后出去到处玩一玩,看一看。人生就是几件大事:媳妇、房子,然后,就是孩子们长大、结婚。

“人不会消沉的,我还是蹦东蹦西”

倒房子那一刻,我死的心都有,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有了。我说老天爷怎么这样对我。我给大女儿打电话,她一听就哭了,闹着说要回来,我说你回家干嘛,家都没了。

我觉得洪水(全退)至少要到 8 月。我们现在住在大姨夫家,也不是个办法。他孩子今年年底还要结婚。

我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东住一下,西住一下。

我妈妈不想走，想一直待在这里，说要在家里看家。我说，哪有家看啊，就看河呗，一条河。

我们到小姨夫的家里住了几天，住不习惯，骑摩托车过去有十几公里。村里安置点也住了两个晚上，在顶楼，刚好空调坏了，我女儿待不住，而且人比较多，今年疫情严重，我怕这些。如果我们家里任何一个人生病了，我哪有钱去治？前些天，我老婆去医院吊水，护士说你先去付钱，我说哪有钱付啊？

后来，我们又在舅舅那里住了几天，现在到大姨夫这里了，还好一点，靠近家，踏实一点。

我找到村书记说，你们也给我安排一下房子住。他说，房子安排肯定是要安排的，就是没有地皮，没有地皮就不知道住哪里。我每天都去家那里，坐着。

每一代的人生都是差不多，我和我爸都是打工赚钱，造房子。我爸去世的时候 52 岁，他遗憾的就是，儿子没养过他，没享过清福，就这样走了。他走的时候挺年轻，他的病像机器少了一个零件——零件坏了，当然要修，但修不好。

就在前天，我才开始接受房子倒了这件事情。如果外界人士能支援支援我，我还真的有信心，把废品回收站继续搞起来。

我有时候也逗我老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天灾，挡不住，不是我赌了输了，吃了喝了。我们两个人，家里不能只靠一个男人或只靠一个女人，她要是倒了，我也倒了。我也不会觉得她烦，家庭和睦最重要。

其实我喜欢看书，在手机上看，花了好几百块。一本书你看了一百多页，书还没写完，它就要钱。看穷小伙子变富豪咯、上门女婿咯……那些书我越看越爱看。（黄妻笑道：怪不得自信，吃的都没吃的了，还想有好日子过。）

人不会消沉的，说实在的，肯定是不会消沉的。如果我消沉了，我这几天就不会动了，（但）还是蹦东蹦西。没事，能熬过去，我还年轻。（笑）人生没有坎坷就不是人生了。

伤心也是过一天，开心也是过一天，我何不如开心一点。绷着个脸，哭丧着个脸，那不行。哈哈哈。你说你哭丧着脸有啥用？房子会回来吗？这就是生活，都要面对。

可能又得重新奋斗十年，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把账还清了，不要那么操劳，真的。保持我自己的温饱就可以了。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生活在洪水上

图 本刊记者 **大食** 文 本刊记者 **孟依依**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余长江每天都会运送生活用品给岳父岳母，航线必经溃堤处

我第一次见到余长江的时候，是和村民一起坐船到被洪水淹没的长丰村去接人。

余长江肤色黝黑，抽着烟坐在船头。船行到一幢黄砖裸露的房子前停下，他从船头登上窗沿，又跳到屋内阶梯上。他说前几天看到自己屋子里有人影。

几个村庄之间流传着毛贼出没的消息，说趁主人不在，有人划船在水上偷财物，好几家的空调室外机已经失窃。不少村民甚至因此从安置点回到水上来，看守自家财物。

余长江到屋里转了一圈，那是他还没建好的房子——这里到处能看到这样的黄砖房，外出务工的村民没有足够多的钱一次性造好房，于是攒多少投多少，往往造五六年才能住上。

自从端午节回家之后，余长江便因为连日的暴雨没有离开。对于长丰村以及附近村子的人来说，端午是个仅次于春节的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外出务工的村民，尤其是青壮年，都会回家来参加热闹的龙舟赛。

龙舟赛五月初五和十三各有一回，这段时间年轻人都在家。余长江十多岁就开始赛龙舟，即使后来常年外出务工，也经常回来，今年也是如此。

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的龙舟赛没有举行，邻村的龙舟落了灰，这里的龙舟成了早期运送物资和接送村民的交通工具。

左图：水缓慢退下，最高峰时，水位没过院子大门顶
右图：余长江岳父岳母家的房子最近半年才装修好，一楼大门口还贴着“前程似锦”的横批







左图：余长江从船上搬运物资上岳父母家
右图：家里一楼被淹，楼梯被泡成“码头”

一个外出务工的同乡群在洪水后发起捐款，一共 13600 元，悉数交到余长江手里，他买了一艘蓝色的塑料船和一颗马达作为村里的公船，那几天溢价严重，花掉 4500 元。

洪水之后，余长江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一楼涨满了水，沿着楼梯下去停了一艘塑料小船，楼梯像是一个小型码头。外出通行则需要靠一架从二楼阳台伸下来的梯子，一端绑在栏杆上，一端悬空。

救援队来过一次，镇长也劝过几次，但余长江的岳父岳母不愿意搬去安置点。岳父五年前因为中风右边身子瘫痪，至今起居无法自理，只能靠岳母照料。而安置点在镇上的中学，十几人住一间宿舍，两个老人无人照应，怕影响别人。

7 月 19 日开始下雨，“我不怕。”岳母说，“我只要有饭吃有水喝就可以，要是没有我女婿在家就不行。”于是余长江负责给家里运送生活用品，买菜、去荻溪村取水点打水（每桶水重 50 斤）、取救援物资等。

和很多青壮年一样，余长江常年在外打工，工地上的泥水工 300 块钱一天，做一天算一天。他在家的时间太长了，工地的工作已经辞了。

他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留在家里没有收入；一旦出门不能再返回，通往镇上的桥头有人把守，只进不出。而等到洪水退去，找新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余长江已经 50 岁了。





一楼的厨房已经完全泡在水中，只能搬上二楼阳台做饭



由于断电，冰箱只能储物



岳母在给岳父换裤子



余长江环顾四周受灾的村庄



7月20日，首都电影院北京西单店的影城入口处，一名保安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影院复工后，防疫工作将成为常态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停工178天 全国影院迎来复工

——一名影院经理的心声

“复工之后，对于影院来说还要经历一段可能更难熬的时间”

本刊记者 **梁辰** 发自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7月20日是全国影院复工的第一天，随着各地影院陆续开门，停摆了178天的电影业终于按下了重启键。据猫眼电影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0日21点，全国当日总票房329.7万，其中影院复工后上映的第一部新片——维吾尔语电影《第一次的离别》单日票房超过130万，上座率达到13.5%。

时隔近半年，影迷们终于能够重返阔别已久的影院。一名观众为了看新片《第一次的离别》，一大早就来到青岛CBD万达影城，“感受久违的影院气氛”。也有影迷表示，“没有了爆米花的影院缺少灵魂，再等等吧。”

四天前的7月16日正午，国家电影局发布2020年第1号通知——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至此，停工174天的影院终于迎来了复工倒计时。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最先是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说，可以复工了。出于职业敏感，他马上打开电影局官网，看到 1 号通知的时候，百感交集。他立刻截了屏，转发给七八个群，包括家人、朋友、同行、同事，时间是 12 点 11 分，比网络媒体的转发还要早。

对于规定中的一些具体要求，如单场上座率不得超过 30%、排片场次缩减至一半、单部电影时长不得超过 120 分钟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样会让电影院面临一开门就赔本的尴尬局面。于超对此有心理准备：“复工之后，对于影院来说还要经历一段可能更难熬的时间。停业的时候，影院没有收入，可以申请减免房租、物业费，可以通过员工轮班降低人力成本的支出，空调、照明这些能源消耗也几乎为零。但恢复营业后这些都没了，该付钱得付钱了，在成本成倍增加的同时，现在并不敢预期恢复营业后观众能有多少，因为还是一个消费信心重建和重新培养观众消费习惯的过程。排片也有不确定性，因为片方需要有宣发准备的时间。目前来看，首批放映影片以经典国产片复映和文艺片‘暖场’为主。”

从事院线工作二十余年，于超能相对理性地看待这种局面，“开门可能是要赔钱的，甚至可能比完全停工还赔得多，但要是不开门的话，为什么还要有影院这个行业？如果想一开门就 100% 盈利，那是天方夜谭，从零开始这一步是必须得经历的。就像开车一样，从 0 到 70 迈不是说就两个数字，从 0 直接达到 70，它是时速递增的过程，加速过程肯定要费油，但也是绕不过去的。”

通知发布第二天，于超就开始制定复工后影院的预算，但由于恢复营业后的市场有许多未知数，目前影院唯一能确定的经营原则就是：吸引观众重新走进影院。

公众对重回影院的期待值确实愈发高涨。7 月 10 日由猫眼娱乐、爱奇艺电影、微博电影联合推出的《2020 上半年度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显示，观众期待指数从 2 月份的 54% 迅速拉升至 5 月的 88%，近乎九成。调研结果显示，表示“近期不会”与“今年不会”去电影院的占比持续下降，6 月，超过半数观众表示“太想念”影院。

按照首都电影院总经理邓永宏的话说，“我们是从影院停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准备着复工，其实一直都没有完全停工。”这些准备包括：每天清洁打扫场地、每周定期对机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调试、储备防疫物资等。“我们要保证每一个影厅，随时推门进去，所有的座椅都是干干净净、不落灰尘的。我们要求自己保持这么一个状态：如果今天收到可以开业的消息，具备条件的话，明天我们就可以去卖票。因为毕竟疫情迟早会过去，影院肯定会恢复营业，不做好准备，等到消息一来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于超介绍。

首都影院西单店的放映主管赵宇在此工作将近 13 年，今年是他第一次踏踏实实和家人共度春节。往年春节假期正是影院最忙的时候，今年忽然停下来，赵宇有点不适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工，担心工作会一直这样停滞不前。停业期间，赵宇和放映部的其他 4 名员工，每周都要来影院对放映设备进行清洁、检测和调试，确保声音和画面的正常效果，使所有设备时刻具备开业的状态。他还利用这段相对完整的时间，组织放映员进行在线技术培训，疫情之前，由于工作任务重，这类集中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从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正式停业起，首都电影院就在准备防疫物资：口罩、手套、消毒液、防护服、测温仪等。7 月 16 日国影局 1 号通知发布后，于超在第一时间将通知里附带的《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下载并转发到部门的微信群里，供同事们参考。所幸，“防疫指南里涉及的我们基本都做到了，个别的工作可能比防控指南的要求还要多。”于超认为，影院常态化防控必须要列入今后的工作内容，“除了日常测体温、查验健康码和口罩佩戴，我们要在日常的巡检过程中增加疫情防控这部分内容，还要制定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和检查机制：比如原来我们一般每隔 30 分钟就安排管理员巡场，现在要缩短巡场的频次；而且要增加场次

间隔的时间，以便对厅内进行消毒；安排人力去检查防护措施的落实是否到位；也要对员工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增加防护物品的盘点等。这些流程标准，会随着观众真正走入影厅后，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总之，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维护观众的健康和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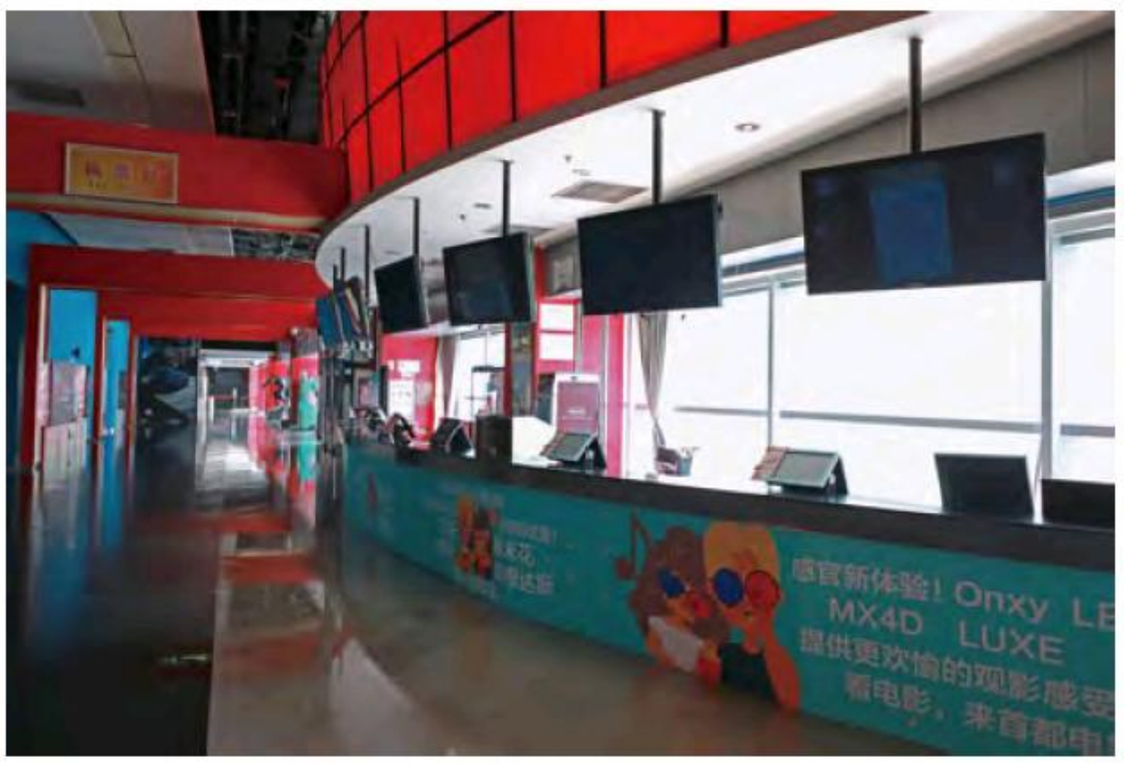
作为影院经营者，于超承认，疫情这半年，“没有一家影院是好受的，从经营上说，谈不上收支平衡，因为根本就没有营收这一项了。”商业院线影院的收入一般包括票房收入、卖品收入和场租广告收入，在整个收入结构中，票房占到近 80%。据报道，中国电影家协会 5 月 27 日发布的《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2020 年一季度全国总票房 22.38 亿元人民币，同比 2019 年下降 88%；另据国家电影局的数据，2020 年全年票房损失预计将超过 300 亿元。

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控制成本支出成为各影院努力的方向。影院支出主要包括房租、物业费和人力成本。首都电影院在全国共有 7 家影院，其中位于北京西单大悦城购物中心的西单店是旗下最大的影院，总建筑面积上万平米，拥有 14 个厅、两千多个座位。“我们从影院数量上来说，不算多的，但单体影院的经营状况都还是不错的。2019 年西单店的年度票房收入将近 6000 万元，全国排名第 3，昌平店排名第 15。我们大部分的店年度票房基本都能达到 2000 万以上。我们是属于步子迈得比较慢、但是每一步都走得比较扎实的，经营状态还算是比较好，没有贷款也没有负债，因此抗击风险的能力会相对强一些。”于超说。但每家店的房租物业和人力成本每月也要几十万元。虽然没有裁员，但为控制成本，员工实行轮班制，绩效和奖金都取消了。

于超经历过 2003 年非典时期北京的影院暂时停业，但当时只停了一个多月，而且不是全国范围的，所以连带影响跟这次没法比。“电影行业经历这半年的停摆，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它或许会变成一种推动影院变革的动力。人们都说近十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我们的电影市场规模已经到了全球第一，票房是全球第二。2018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 600 亿元。电影要做大做强，有一个最经常提到的词叫‘电影工业化’，就是涉及到电影的各个环节都分工明确并且达到标准化和流程化。电影收入是分账制的，因此电影院是整个电影产业链里最大地实现电影价值的地方——不只是说投资的回报，我们把票房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上游的制片公司和中游的发行公司，实现资金链的闭环，同时也是通过影院相对专业的放映技术（3D、电影特效、高帧率放映等），把电影主创人员绞尽

左图：7月20日，首都电影院北京西单店，工作人员对影厅进行清洁消毒，为复工做最后的准备
右图：7月16日，停业中的售票处
图/本刊记者 梁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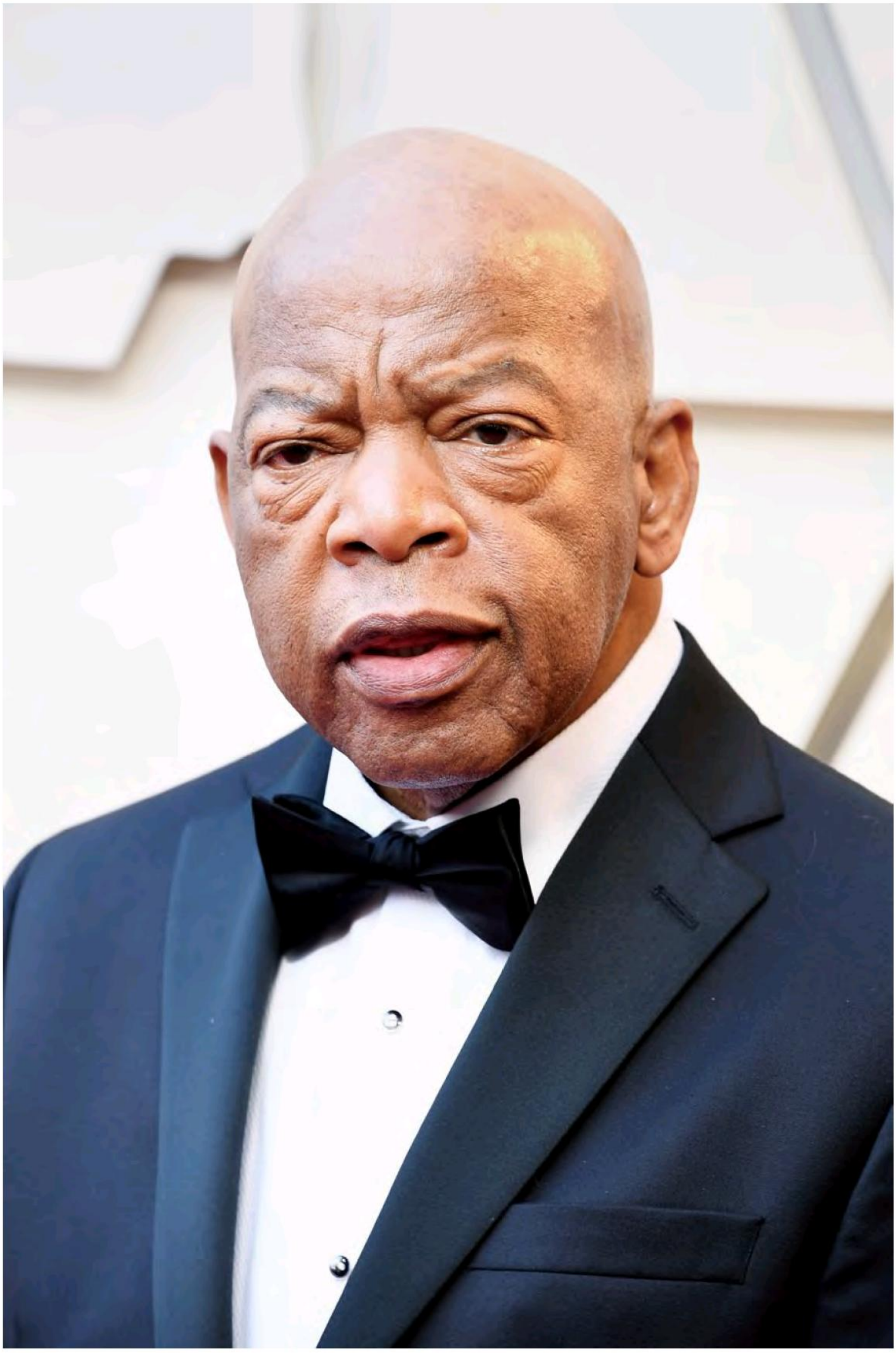
7月20日，首都电影院北京西单店的放映间内，放映员通过中控电脑检测各影厅的播放情况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心力去做的电影，以最佳效果呈现给观众，实现电影内在的价值。所以说电影放映厅或电影院其实是电影产业非常重要的一环。”于超一直把电影当作一项事业来看待，而不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将近半年的停工，影院的现场体验空间没了，客观上促成了网络平台在线观影的发展机遇。于超认为这对实体影院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因为它促使影院想办法去提供给观众最专业级的放映效果和声场、光影的艺术享受，否则观众就真的没有必要去影院看电影了。“影院要用最好的设备去呈现最好的效果，要用最佳的环境去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是线下实体店的经营特点和优势。银幕亮度要达到多少、声场环境怎样、座椅如何去排布、放映俯仰角应该达到多少、第一排座位距离银幕应该多远，都是有一套严格的国标的。而且电影院近两年的社交属性越来越强，它已经变成人们休闲娱乐的必选方式之一了。”

国影局的 1 号通知指出，影院复工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因此于超和他的同事们还在等待北京相关部门的正式通知，但复工的准备早已展开。一想到空荡荡的影院走廊马上要恢复往日的生机，于超就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他最想对大家说，“想看真正的电影还是要到电影院来。”

借助每周调试机器的机会，赵宇可以在播放测试片时重温大银幕的观影体验。工作十余年，他放映过无数影片，每场电影结束后，都会有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而现在，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放映厅，他想起往日散场时观众的欢声笑语，不免感到失落。复工的通知发布后，他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段电影开始时展示龙标的视频和音乐，“我对龙标的形式和音乐特别有感情，虽然这段日子我看到了测试片，但测试片的片头是没有龙标的，所以我特别怀念它。龙标是一个经营许可证，每一个影片前面必须有经营许可证，不管是我作为一个放映人员来说，还是一般观众，看到这个都会特别有感触，而且它证明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约翰·刘易斯之死和美国黑人运动的方向

近年来，以黑人被杀为导火索，爆发种族冲突–冲突被平息–下次冲突出现，几乎成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陷入的一个怪圈

特约撰稿 **赵灵敏**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当地时间 7 月 17 日晚，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佐治亚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因胰腺癌去世，享年 80 岁。

1940 年 2 月 21 日，约翰·刘易斯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特洛伊，在家里 10 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三。他在一个几乎全是黑人的社区长大，很早就意识到位于美国南方的这个州的种族隔离现实。他开始组织黑人在执行种族隔离的饭店静坐抗议，是自由乘车运动最初的“自由骑士”之一，在非暴力示威活动中被捕二十余次，之后创立并领导“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1986 年当选众议员并连任到去世前。2011 年，奥巴马授予刘易斯“总统自由奖章”，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平民奖章。

作为马丁·路德·金的门徒和同志，刘易斯是那一代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他的去世得到美国朝野一致的哀悼，这在高度分裂的美国政坛已不多见。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刘易斯代表着“国会的良知”。连睚眦必报、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怼人机会的总统特朗普，也没有趁机发泄私怨——当年，刘易斯表示不会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因为不认为他是合法总统。特朗普则回应称：“约翰·刘易斯议员应该多花点心思整顿他自己的选区而不是抱怨选举结果。那里在搞分裂（更不用说犯罪率了），情况非常糟糕。刘易斯就会光说不做。可悲！”——而是下令当天全美所有公共建筑、海内外军事基地、美国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军舰艇降半旗致哀。白宫新闻秘书麦克纳尼也发表声明说，刘易斯是“美国民权运动偶像”，留下了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不朽遗产。

这一方面显示，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尚未平息的情况下，即使是总统特朗普也不愿在此时节外生枝，授人以柄；另一方面也说明，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成就已经是美国社会的共识，没有人试图在此事上发难。



上图:1963年8月28日,民权运动领导者在林肯纪念馆合影,前排右二为马丁·路德·金,后排左三为刘易斯
下图:1965年3月21日,美国阿拉巴马州,民权人士参加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前排左三为刘易斯,前排左六为马丁·路德·金
右图:1965年3月25日,马丁·路德·金(中)和刘易斯(左二)等民权人士在阿拉巴马州组织抗议游行,要求黑人投票权



然而，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刘易斯还在和马丁·路德·金并肩战斗时，围绕着黑人民权运动的斗争方式和方向，黑人群体内部就已经产生了分歧。到了今天，表面上刘易斯生荣死哀，“政治正确”大行其道，白人面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纷纷“下跪”，但实际上，黑人抗议运动已经陷入了出事－抗议－平息－又出事的怪圈，一次次看起来风起云涌的运动，却难说获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在美国黑人各阶层已经脱节、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当下，黑人民权运动似乎看不到到新的希望和可能。

暴力还是非暴力?

美国黑人争取人权的斗争，早在独立战争时代就开始了。战争过后，为国家建立流过血的北方自由黑人获得了公民权，但根据美国宪法“五分之三”条款，南方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却只被认为是“半人半财产”。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南方黑人才终于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但在选举权、教育权、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等方面，黑人长期受到歧视，没有获得和白人平等的权利，这里面





2011年，奥巴马授予刘易斯总统自由勋章

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共交通工具中实施的种族隔离。

1955 年 12 月，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因此被捕入狱，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由此开始，在青年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全城五万黑人团结一致，罢乘公共汽车达一年之久，终于迫使汽车公司取消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的种族隔离制。此举被认为是拉开了美国现代民权运动的序幕。

然而，事情的伏笔早在十几年前就埋下了。1944 年，弗吉尼亚州的格洛斯特镇，27 岁的黑人女子艾琳·摩根探望完母亲后，坐上灰狗公司的公交车，准备返回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家。她在车后部“有色人种”专座区坐下。后来一些白人乘客上了车要她让座。摩根拒绝了。于是公车司机把车直接开到了格洛斯特的监狱，一位警长上车后把摩根逮捕。审判时，摩根为自己辩护，拒不认罪，她声称自己乘坐的是州际间的公共汽车，没必要遵守州内的种族隔离法。

最终，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支持下，艾琳·摩根诉弗吉尼亚州一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站到摩根一边，否决了州际交通的种族隔离法。案子虽这样判了下来，但南部各州拒绝在州际交通实施种族融合计划，依旧在候车室、洗手间、餐厅、汽车和火车座位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随后 10 年，民权活动家开始检视最高法院的判决。这就是 1961 年约翰·刘易斯等人发起自由乘车运动的原因。志愿者乘坐巴士在南部地区穿行，试图迫使巴士车站放弃隔离政策。在一些地方他们和愤怒的白人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与迈克尔·德奥索合著的回忆录《与风同行》中，刘易斯描述了自己乘坐的公共汽车抵达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时发生的悲惨一幕：

“公共汽车终点站似乎空无一人，但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是白人，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数以百计。他们从小巷里、街边、办公大楼的角落里涌出来，就像从一扇门里被放出来了一样。他们携带了所有能想到的临时武器，包括棒球棒、木板、砖头、铁链、轮胎铁杆、水管，甚至园艺工具锄头和耙子。其中一组人让女性站在最前面，她们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们尖叫着：‘把这些黑鬼抓起来，把这些黑鬼抓起来！’现在他们转向了我们，三百多人的人海，叫喊着、尖叫着。男人挥舞着拳头和武器，女人挥舞着沉重的手袋，小孩子用指甲挠任何他们能抓到的人脸。”

围绕着自由乘车运动，约翰·刘易斯和马丁·路德·金产生了分歧，后者一直主张在体制允许的范围里获得权益，并严格遵守非暴力的原则，因此拒绝参与这一运动。而面对白人的暴力行为，一些青年激进成员对金的保守抵抗策略表示不满。激进的民族主义民权分子马



尔科姆·X 出现了，他极力主张暴力革命并鼓吹“黑人民族”理念。另外一位激进人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则发起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主张黑人不同白人合作，单独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1965 年 2 月 21 日，马尔科姆·X 遇刺身亡；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黑人民权运动迅速放弃了非暴力方针。1965 年以后，黑人开始主动焚烧汽车、打砸商店、正面对抗警察，并在游行示威中采取暴力抵抗。从芝加哥到纽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爆发过种族暴动。

此后，骚乱几乎成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据统计，仅 1968 年至 1990 年，美国发生的不同规模的黑人骚乱就达近百起，其中蔓延全美的大规模种族骚乱有 13 起，几乎隔年就有一场种族骚乱发生。近年来，以黑人被杀为导火索，爆发种族冲突 – 冲突被平息 – 下次冲突出现，几乎成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陷入的一个怪圈。

何处去?

尽管和金有策略上的分歧，但刘易斯毕生坚持了非暴力的理念。在回忆录《与风同行》中，刘易斯解释说：“痛苦的本质中有一种解放、净化和救赎的东西。”他还说，苦难“也会触动和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它让我们和周围的人看到了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一种正确和道德的力量，一种正义真理的力量，它是人类良知的基础。”他写道，非暴力生活的本质是原谅的能力——“即使一个人当面骂你，朝你吐唾沫，或拿着点燃的香烟烫你的脖子”——你要明白这个攻击者和你一样是受害者。从根本上说，这种哲学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善良的人们会奋起反抗邪恶和不公正。

但这种理念在黑人民权运动中早已并非主流，今天的黑人民权运动不但没有了马丁·路德·金这样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而且黑人群体本身也出现了明显分化。在中下层黑人的经济状况止步不前、犯罪率高企的情况下，黑人中的上层精英（律师、文体明星、知名舆论领袖等）被成功吸纳进了主流社会，可以不受歧视地生活。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非裔精英，像奥巴马等等，他们除了肤色外，其言行举止与白人政治权力精英已并无两样，有些人士表现得甚至更为极端。很多黑人精英已经不关心中下层黑人的命运，肤色只是在极端情况下的一个好用的护身符罢了。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因为杀妻案闻名全美的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在犯事以前就是公认的“有着黑色皮肤的上流白人”。他在靠打橄榄球实现阶层跃迁后，就跟之前的黑人社交圈子断绝了关系，身边朋友除了一两个发小外全是白人精英。辛普森只是在犯事后，才在律师团的提醒下重新拿出自己的种族问题来炒作而已。

在弗洛伊德事件上，部分非裔意见领袖也并不全然站在黑人的立场上。比如胡佛研究所的知名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他认为非裔群体不应被主流社会和其他族裔区别对待，被特殊化的非裔群体将失去自身的特色与传承，肤色不能永远成为群体的挡箭牌和换取食物券的便利条件。再比如共和党的支持者坎迪斯·欧文斯，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弗洛伊德之死固然令人怜悯，但他不应被歌颂为英雄。

回过头来看，在 1964 年、1965 年和 1968 年，迫于民权运动的压力，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三个民权法案，保障了黑人的公民权利；进入 1970 年代后，又有一系列修正案通过，种族隔离终于成为历史，在有形的方面，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上基本取得了和白人相同的平等地位，现在的问题是无处不在又难以明言的隐形歧视。表面上，没有人敢对黑人加以冒犯，每个体面的白人都要有一两个黑人和少数族裔朋友，来证明自己在这方面的政治正确。然而，中下层黑人的处境一直原地踏步，稍有办法的黑人都在千方百计逃离黑人社区。连黑人都不愿意和自己人在一起，要消除针对黑人的隐形歧视，骚乱和抗议真的有用吗？

王庆松

作品能做社会插图，比进美术馆更重要

“到一定时候，如果你比他们西方牛×摄影家还牛×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相信你，有的还会堵你。其实想想，我们当初学西方可能就是学了皮毛，甚至误读了西方。过了很久会反思，和自己的基底发生碰撞。而今天的年轻一代早早地出去，学到的可能都是西方精华。但学完恐怕也会茫然。所以呢，下一步要怎么办？”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卢琳绵** 发自北京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仿佛是在袒露的大地上，扭扭歪歪地生出了许多并非笔直的细烟囱，分不出哪里是烟囱柱，也分不出哪里是冒出来的烟，只知道立体感是有的。走近点看，好像一蓬稀稀拉拉的杂草，每根都歪向天际，但绝不耷拉。

等你再凑近唐人（画廊）墙上这张 8.3 米×6.4 米的蓝底“大头照”，哦，原来真是头发耶。

照片上的男人脸黑黝黝地泛着油光，如同健身参赛者把桐油集中抹在了此处。眼里血丝暗生，仿佛有忧伤的泪光凝结。超大尺寸，深色西装和白衬衣、红领带营造的庄严，生生被怪诞发型冲去了大半。谁见谁想笑。再一看，每个“艺考生”都要画这么个趣人——现场和原作征集到的素描也果真无奇不有。艺术家主导的戏谑被他无意选择的画者和观者，心照不宣地“合谋”了。

指向艺考和大一统艺术教育模式的表层意图，似乎再明显不过。但这只是创作者的表达点之一。别的，尽在不言中。

“烟囱发丝”的主人王庆松，圈内公认中国观念摄影领头人物——尽管他“打死”不接受这个标签。20 年来，精心搭建的大场景，大画幅与高清晰度，民间俗世感的模特和戏剧化的摆拍，照片贴合社会现实的“似假还真”，构成其作品的重要标识。

他的照片特别适合在展厅观看：要么是《老栗夜宴图》《临时病房》这样，如铺展的画卷或定格的某帧电影画面，身份不明的模特，套上“不合时宜”的服装和怪异的妆容，演绎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或者像《跟我学》《问它》这类，把不同时空的海量信息浓缩在同一个框里。看照片如同玩“找东西”游戏，一个熟悉的 LOGO、一捆假发或露出的假牙、握在手里的书、瓦砾堆里的小物件，都像是挑战眼力，挑出和揣测艺术家预埋的“线头”。

他本人也时常化作农民、工人、教师、病人、广告涂写工、流浪汉或者身份不明者，悄然隐藏于照片里。王庆松因此集“导演”、演员和窥探者于一身。

那些模特、道具，照片中与镜头外的王庆松，一起帮助他完成了内心赋予自我的使命：记录下时代的光怪陆离，荒诞与痛楚，人性的磨蚀。他最大的希望，是作品未来能成为（报纸杂志上的）社会插图，“这比进美术馆对我来说更重要。”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直白与艳俗

走进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一空间大厅的素描个人照与小厅里《摄影节》中的当代摄影生态，互为呼应；二空间里，最新作品《问它》矗立在中央如一座丰碑，“记录”的却是最代表当下生活的商品品牌，对面则是承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两侧墙上，觥筹交错的“夜宴”与伤痕累累的“临时病房”，“新女性”的造作浮夸与追寻时尚的“快乐健身”，两两相望。

策展人崔灿灿认为，王庆松的摄影并非停留在记录的功能上，它将疑问、批判和反讽置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真实场景中。“他拍的是中国意象，其实是把一个孤立的瞬间无限地外延堆叠成了历史。”

《问它》背面，两张并置的“千手观音照”惹来两位学生模样观众的窃窃私语。

《拿来千手观音》拍于1999年，年轻的“观音”端坐在可口可乐桶和一堆彩纸上，“千手”握着美金、光碟、大哥大手机、金元宝和胶卷，指着一瓶国产啤酒；《送往千手观音》摄于20年后，

“老观音”握着猪肉棒骨、骷髅架，大哥大换成了智能手机，胶卷变成了数码相机。图中心手里的酒瓶也变了。

“从燕京啤酒到拉菲，质的飞跃呀！”

“这酒瓶是不是真的？”两人打开网购平台，好奇地查找瓶子是不是来自卖仿制高档酒酒瓶的卖家。

实际上，大虾、棒骨都是助理在拍摄前一天去菜市场买的，“特地挑的最大的虾。”拉菲也是真的，还是他出生的年份——好友知道他要拍片后慷慨相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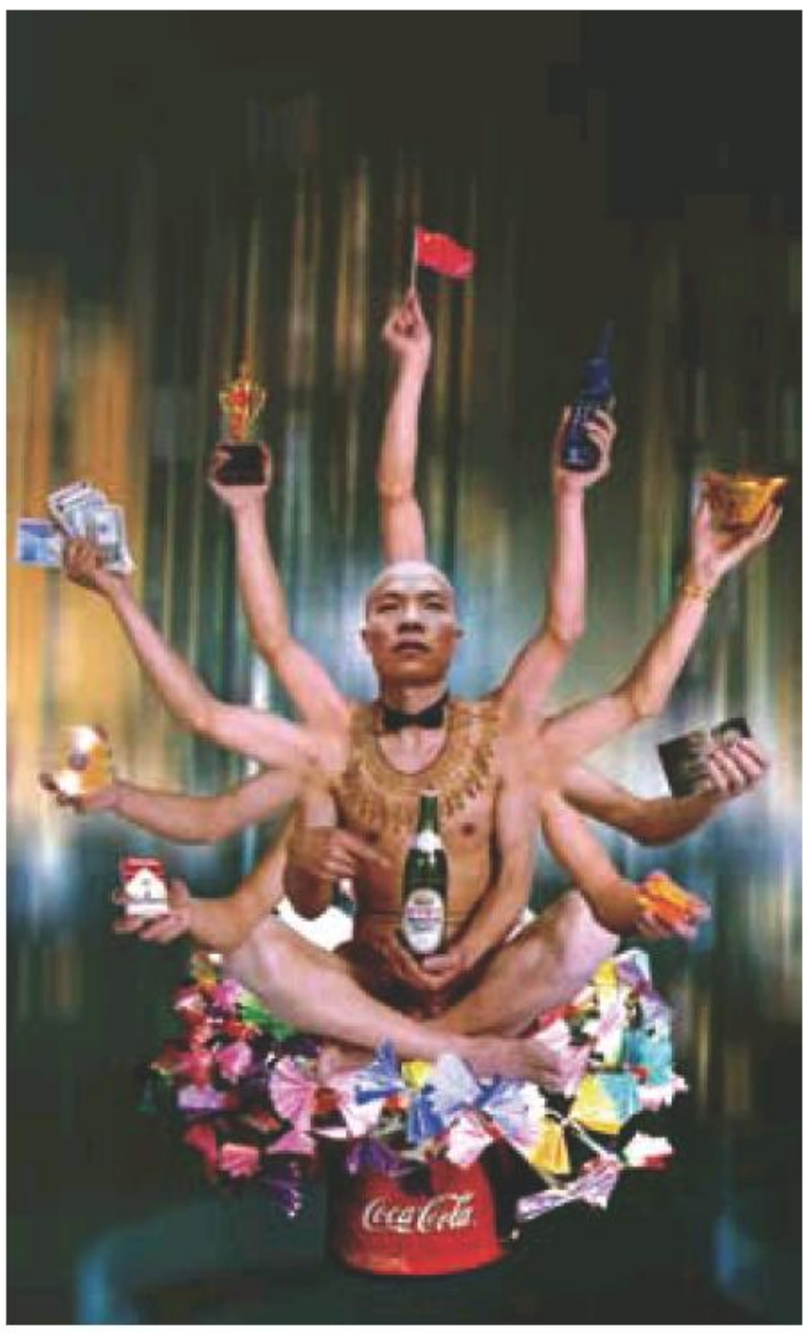
学生观众看了一眼照片拍摄年份，问他的同伴：“1999 年——中国加入 WTO 了吗？”接着说，“一张叫《拿来》，一张叫《送往》，我感觉我很容易明白他想说什么耶。”

过于直白，庸俗化，是部分观者对王庆松作品的第一印象。而他很早就说过，“千万别想太深，你所理解的就是你所看到的”。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搞艺术，“比起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我更关心的是现实本身，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只是我们都无动于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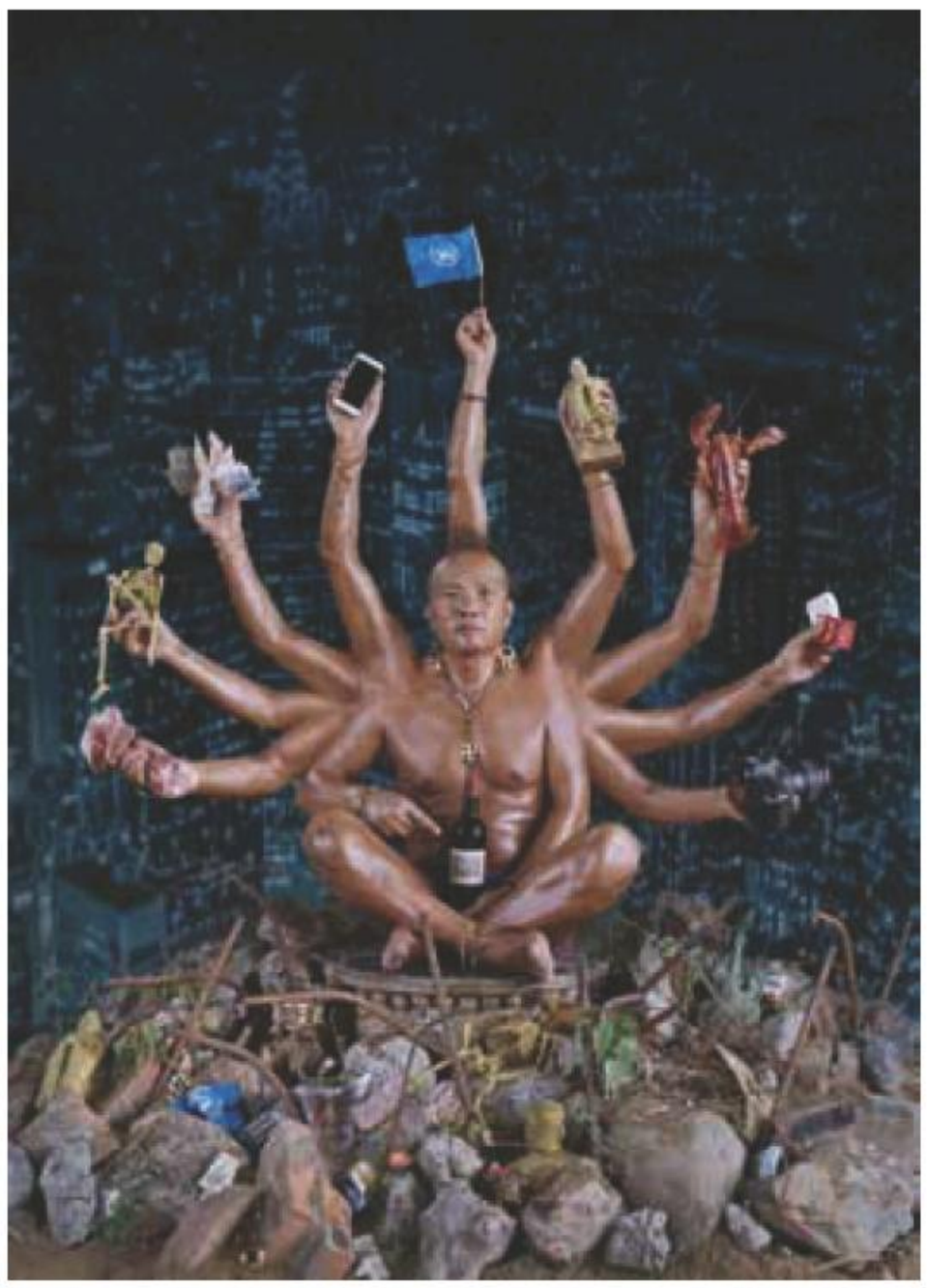
1993 年他刚到北京时，“邓小平南巡”刚过，身边的世界立马变了模样：挂面从 5 毛钱迅速涨到 7 毛、9 毛、1 块 1；村子里的农民开始腾腾地盖房，土坯、红砖抹上灰，隔成几个小间，加上几张预制板便能招租；公用电话和小吃店眼见着扎起堆；出租车驾驶室清一色地挂起领袖形象挂饰，革命歌曲被流行包装后由甜腻的女声温柔传送；“土豪”一词未出，意思相同的暴发户已噼里啪啦地自在生长。

他看不太透，只觉得不对劲。那时期画过许多油画，要么是人体缠斗纠打，要么是“被塑料布包裹的人”。到了 1994 年，一笔也画不出来。和杨卫、刘铮、祁志龙、胡向东几个哥们儿天天聊，聊出了一批被栗宪庭命名为“艳俗艺术”的作品：萝卜白菜花朵的主题，大红大绿的色彩，陶瓷杯、丝绒布上涂抹，或者再

1《拿来千手观音》系列之一 C-print 180cm×110cm,1999
2《送往牵手观音》C-print 180cm×130cm,2019



1



2





《在希望的田野上》C-print
180cm×300cm，2020

作品原本要邀请500人（群演和朋友）入镜拍摄，因为疫情关系只能放弃，转成户外拍摄空椅子。个展时将这个艺考场景搬进了唐人展厅，右图为素描的“证件照”

加点照片拼贴。

“好俗气”。圈内圈外的看客都这么说。他几乎从不反驳。那时候杂志、挂历走的就是花里胡哨风，他不过是以艳讽艳——也是与当时流行的政治波普的一种区隔。

不多久，小团体解散。对“艳俗”的直接描绘，慢慢显影，到最终扬弃，那是后话。1996 年起，王庆松确认了摄影这个在他看来更“有力”的表达工具。

东·西，得·失

东西方从物质到文化的互相打量、效仿、冲撞，再到交融与拉锯，是王庆松长久关注的母题。

在他早期作品里，某些全球化品牌要么被国人膜拜；要么被当成要攻克的目标，纵使伤痕累累也要上去一搏。戏谑、不屑，“被践踏”的耻辱感，呼之欲出。

1997 年第一次出国，本是去英国做规划。英文全然不会，只有去吃麦当劳。进去以后发现，穿着下水道管道工制服的几个顾客也进了门。工人身上很脏，吃得开怀，他们丝毫不以为意。王庆松惊得大跌眼镜。

他忘不了三年前第一次在北京吃麦当劳是朋友请客，两百多块的巨款，吃了四个多小时。“那大概是全中国最早开张的麦当劳，在王府井大街有两层楼，第一天就有 4 万人去吃。”他想当然地把麦当劳当成豪华西餐的代名词。

有了国外的见闻，王庆松好像嗅出点什么。有人在洋快餐店开 party 过生日，欢快的麦当劳背景乐，在他耳朵里只觉好笑。第一次尝可口可乐，他觉得像咽下一股马尿；到后来喝成了习惯，每天得喝一大桶；再往后，牙齿都有点松动了。更不用说那些直逼眼球的巨幅广告，裹着洋名兜售的楼盘……他把这些统统归结为“虚假的现代性”。

在《大摆战场》中，他用水墨、广告笔和大字报般的写法，布置出混乱的“广告战”场景；在《罗曼蒂克》里，他打造出一个雾气弥漫、鲜花烂漫的森林乐园，模特裸身如名画中的天使或贵妇，但表情动作笨拙木讷，有种被“嫁接组合”的荒诞尴尬。

来看展览的 95 后初看到王庆松的照片，听说过麦当劳的往事，吃惊地问，“会不会反应过度，太把人家（西方物质世界）当假想敌呀？”

这和他作品里的集体主义美学正好互为一体两面。王庆松不否认身上抹不掉的代际印痕。

“我每 10 年会去一次毛主席纪念堂，不是作为崇拜对象，就是一种习惯。虽然经历了太多的黑白颠倒、是非混乱，但你成长的记忆无法抹去。”就像《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别人如同 80 年代的号角，或者听不惯的过时之音；对于彼时刚刚失去父亲的王庆松，则像从谷底将他一把拉回的那股气。

时移世易。几年后，《又一次战争》里那个缠着绷带去攻陷高地的指挥官，对“敌方”爱恨交织。到 2020 年上半年完成的《问它》，同样是绘满世界 500 强 LOGO，早年的质疑和反对，转为了平心静气的提问。躲在问号圆点里的思想者王庆松，神态也不复往日的愁靡或义愤。

“西方消费文化真的改变了很多，破坏传统的痕迹很重，但我们似乎又离不开它。你看这次疫情一搞，选择少，大家首选的还是那些知名快餐店”。站在《问它》广告画板前，他有所感叹。

说到表象“粗俗”的《千手观音》，细看那些伸向空中的手，和乱钢筋堆里的圣人像、烟盒，镜子里的人脸，蕴含了更多的分裂、洗礼、阉割与杂交。

“很难去定论，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商业化的得利者，不可能完全与外界隔离。你看他丢（到地上）的也正是他拿的。他获得的，又纷纷扔回了垃圾场。”

身处当代艺术界这个世界大江湖，他的感受也如出一辙。

他遇到过懂得和喜爱自己作品的西方策展人，譬如阿尔勒摄影节的艺术总监弗朗索瓦。“西方有一些策划人也希望能有好的作品来抵制西方中心主义，他们会在其他地方去找出一些生猛的、不一样的东西。”

但他逐渐感觉到，随着自己在国际摄影节获奖，来自西方的“敌意”也在滋生。“你很弱的时候，他愿意扶你一把。到一定时候，如果



你比他们西方牛 × 摄影家还牛 × 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相信你，有的还会堵你。其实想想，我们当初学西方可能就是学了皮毛，甚至误读了西方。过了很久会反思，和自己的基底发生碰撞。而今天的年轻一代早早地出去，学到的可能都是西方精华。但学完恐怕也会茫然。所以呢，下一步要怎么办？”

改变命运的照片

对传统运用得最恰到好处、口碑最盛的，要数他 2000 年拍摄的《老栗夜宴图》。这张差点夭折的片子，也成了王庆松半生命运的拐点。

照片模仿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幕场景拼成一张长卷。只是琵琶换成了吉他；韩熙载的洗手，换成了栗宪庭的洗脚——并未真洗。袜子还套在老栗脚上。

在王庆松看来，世纪之交，经济蒸蒸日上，



《老栗夜宴图》（局部）C-print 30cm×240cm，2000

个人财富激增，传统凋敝而新鲜事物层出。知识分子的纠结顾虑，和南唐时韩熙载那种左右不安的心理殊为相近。“时代到底是在变好还是变坏？你的抱负是在哪里？你到底要对社会产生一些什么？”

他原本想找朋友老郭（伊灵）来扮韩熙载，但觉得老郭有点匪气，又想过找肖丰，但肖丰胡子感觉不对。栗宪庭自荐：要不我来？

“好啊。”王庆松欣然，但并未透露拍摄计划——怕老栗反对。

原作里雅致灵动的仕女歌姬，到王庆松这里成了腰腿肥硕的一群女人：身上绷着绒球紧身背心和斑点丝袜裤，手持玫红羽毛扇，脚蹬大红拖鞋，红黄蓝绿的头发像彩色鸡冠鸭毛一样艳丽。眼神更是一水儿的——呆。

因为头天晚上有朋友过生日，整宿没睡觉，到达拍摄场地，老栗有点晕头。不料正符合王庆松想要的那种“愁容”和疲惫感。

待看到这群模特，毫无心理准备的栗宪庭更有点懵，暗自问王庆松，“从哪找来的？那么寒碜？”王庆松解释说这就是模特，他思忖了一下，看了看“组合”起来的效果，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洗脚的改动也很好。因为洗手会把后面的人都挡住。老栗一洗脚，前面的人就蹲下了，问题就解决了。”王庆松甚是满意。

结束前一个小时才发现，闹出“摄影师装反底片”的乌龙。王庆松看到成片，还是定了心。

过几日，他在冲洗照片，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叫他赴饭局。“他们说，嗨，赶紧来吃饭，有什么好拍的呀。结果饭桌上打开胶卷，感觉到他们脸上有种很明显（的表情）——我靠，这傻 × 成了！他们突然看到有那么长的片子拉出来，那么大的场面，老栗又出场，那意思说至少（王庆松）这家伙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后来看到的很多老外也很吃惊，因为他们头一次看到中国有人利用散点透视拍摄。至于背景，他们并不明白。”

2002 年平遥国际摄影节，王庆松虽然没有获奖，但前去观展的其他摄影节负责人都以个人方式找到他。2008 年伦敦佳士得秋拍中，他的作品《跟我学》以 589.65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中国单幅摄影作品最贵”这个名号从此如影相随。

痛感

到今天，王庆松拍摄的大画幅照片一共才 99 张，平均一年不超过 5 件作品。每每要先构思文本，再画出草图，设计几个到几百个人物的姿势、位置、衣着，

接着寻找场地，搭建舞台，准备道具，每一道工序都在不断做加法。

直到现场开拍，调度，“减法”开始。相机高度、构图，由他拿照相机卡死。他一般不告诉模特导演是谁，要实现什么想法——免得越

来越“行活”的模特中途闹涨价，吃不消。若真有状况便撤人、撤装置，力保拍摄不泡汤。每幅作品顶多按两到四下快门。底片扫描打印，基本都在 1000MB 以上。“我的摄影要反映商业时代的广告（问题），最起码质感不能比它差。”

和通常的新闻摄影系列不同，王庆松要做的是把变迁与冲突集中在单件摄影里呈现。“传统摄影中可能拍二十到三十年，而我会分析这二三十年是怎样的，查大量的资料，用一张片子把真实性反映出来。”

《跟我学》曾是 1980 年代风靡全国的电视节目，从上到下拥抱西方、学习英语的风潮可见一斑。王庆松的同名照片出炉源于一次无心的“斗狠”。

“我有个朋友那时候天天拍，每到周末就出片子，费老多钱。我说我拍个简单的，肯定比你还便宜，但不会比你差。”王庆松噌地搭起一块 4 米高、8 米长的石膏板，拿墨汁把板子涂黑，用 3 块钱的彩色粉笔“唰唰”开写。但那满黑板的英语语录是他花了好几年记在小本上的结果——从非典、世博会、双年展之类的时事，到跨越几十年的生活点滴。他和学生说，“如果你没钱，就花时间吧。时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成本。”

拍《跟他学》，照片里满满当当的书籍全是从废品站买来，二十多吨，一本一本带着灰尘从卡车上卸下来、放上书架。他还用喷雾器装上水或者米汤，喷在书上。“当时是夏天，书就比较容易长霉。这样能显出片子里的那种陈旧，还有房间里那个老头（王庆松饰）的古板。读了万卷书，不知知识到底是什么，读它们又是为了什么？”

新冠疫情这半年，他用了 4 个月描绘《问它》当中的数百张企业和机构广告。坐在布沙发上，一待就是 10 个小时，每天至少要完成 3 张。画时，两腿呈“八”字撇开，身子斜趴在桌前。一天下来，手抖，背酸。

拿英国泰特美术馆海报为例。字母由若干个小圆圈构成。他每一个都精心地勾出线条，描形，涂上颜料，有的地方还要再勾边。等贴



1



2

到七八米高的木板上，几乎看不出来，一个细画的圆点和直接“啪”地盖上去的有何分别。

“没请助手？”

他笑笑。“疫情期间，哪里找人？唯一的助理得忙着查资料、打印 LOGO，还有其他的活儿。再说了，这事儿，就得自己来。”

从 2004 年的《大摆战场》开始，凡涉及到手绘，他必亲力亲为。

“我一直说我做片子像压缩饼干。如果作品都靠团队或者钱财堆积出来，只会跟艺术家越来越脱离。而且我相信我画的时候，会有另一个眼睛在看着。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大片没感觉了？因为可能一拳打过去，他飞上天几十米高掉下来还是活的。它很刺激，但也没有了痛感，我们还是希望像《少林寺》那种，‘咣’打得流了血这种。”

他极少做后期处理。这些年，最主要的图片后期便是洗印前降低 30% 到 50% 的饱和度。虽然艳丽的色彩和欲望仍在，但多了一分灰暗与伤感。

2008 年，王庆松拍摄了三部短片。拍《大厦》，在京郊昌平的农村里，他指挥工人搭建了一座直径 50 米、高 38 米的脚手架结构“大厦”，视频记录了这个空架子的奠基、搭建、完成和庆祝的过程。在《平安夜》的旋律里，一簇簇烟花盛放在“楼顶”。《123456 刀》里，身穿病号服的神秘人把一只死羊扔在砧板上，在一盏孤灯下，用 10 小时将羊肢解成粉末。《铁人》里，身穿海魂衫的男人被无数来自不同方向的重拳打击，躲闪，血流满面（妆容效果）。直至牙齿头发打得脱落，仍然笑对对手。

在崔灿灿看来，这些作品里透出来的空寂、压抑与惶恐，传达出当下所有人的共同困境。“要说变化，不论是题材选择还是价值指向，老王都比从前要更模糊了。当年《在希望的田野上》给过他鼓舞，但今天很多人失去了坐标，未来的希望在哪里？这个启示谁也给不了。现实让他突然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像 20 年前做出一个简单的回应了，单纯依靠摄影可能也不够充分地表达。”

永远的外乡人

采访那天还在布展。王庆松支楞着人字拖，一条暗色调的迷彩裤，与“艺术新贵”的称谓不搭界。

看着《送往千手观音》里的自己，他自嘲，“油腻多了。比从前长了 40 斤。你看（举手那样），直接从虾变成螃蟹了，吼吼。”

但他引以为豪的是，周边多少人，比他身强力壮，手腕都掰不过他。

“真把式”来自早年的钻井生涯。

生在大庆，后来随在江汉油田工作的父亲回到老家。高中毕业后，他顶了父亲的职，在钻井队一干就是七年。

12 个人一班，每天就是不停地打井、换钻杆、修理。从早上 4 点到下午 4 点，连干 12 个小时，眼睛要死盯着。

并没有“磨炼意志”的感人故事，烙印更深的反而是“事故恐惧后遗症”：忘不了有工友提钻杆时不小心弄错离合器，被脱钩的铁疙瘩（吊环）横扫致死；还有人焊东西时碰到水，手被打得发颤。他从此下雨天碰到电线杆必定绕开。

后来父母都转到了江汉石油学院。父亲在服务公司维修花圃，母亲给教室桌椅刷漆。莫名地，他对画画有了兴趣，踉踉跄跄读了川美。

1.《问它》C-print 280cm×180cm，2020
2. 王庆松手绘广告LOGO　图/受访者提供
3. 王庆松拍摄《问它》图/受访者提供



3

1993 年，怀揣着 1200 块，王庆松坐汽车来到北京。北漂新人用硬壳本连写了三篇“北上之路”日记，想大干一场。“三篇之后就没有了。傻吧。”老王自嘲那会儿的“小王”。

在圆明园过冬，他图便宜花 20 块买了 400 斤大白菜，吃到恶心。床头屋漏，雨脚如麻，也只能顶着呼呼作响的屋顶，哆嗦度日。再后来，香山，东坝河，宋庄，居无定所，最多时一年搬了 5 次家。“只要有人出价高，房东就把我们赶出来。有时一不留神，你东西就被偷了，村民对我们并不算友好。”

有一年过年，他特想去老栗（栗宪庭）家坐坐。“看着 15 块钱一箱的桔子，我就想买还是不买，身上也就几十块钱，算了，就不去了。”

等他后来真进了老栗家的门，老栗指着自家的沙发跟他说，这沙发当年罗中立、王广义，后来方力钧全都睡过。“我听了老激动了，未来我也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一个人，但那时候啥都没有。老栗说，你要没钱了就来我这儿吃饭，吃碗面，都可以，没关系。”

但老大哥也不能做永远的依靠。

拍《老栗夜宴图》那阵儿，有一天他拎着蛇皮袋，正把道具集中，要开拍了，被警察拦住。

“我说我是美院老师，住的地方走路 20 米就能到。他说，就你，美院老师？一听我的外地口音，就把我推到中巴车里。里头人塞得满满的，后座全拆了。我是最后一个蹲的。他跟我说要去昌平。明天早上让你们翻沙子，等你们挣到路费以后，再放回去。但现在谁掏 200 块钱，谁就下车。我一听立马说我有钱，就从屁股兜里拿了 200 块钱给他，他说你赶快滚！”

从那以后，王庆松单独出门，心里都有点不太平静。

“所以我就剃了这么个头。”王庆松指着自己“乱草飘摇”的脑袋。“他看你头发成这样，以为是一种病态，以为你得了癌症或者什么重病，就不会多问了吧？”

这招儿，居然还真奏效了。被拦住盘问的几率大大降低。

“我们看到他那头型，都哈哈乐。唯一一款，独此一家啊。”多年好友、行为艺术家何云昌笑笑，停了停。“刚认识庆松那会儿，我们都是很自负、很有干劲的人，心里想着，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就这么简单，地球在我们脚下……再看他这头发，艺术家的智慧和无奈在此，社会的不靠谱也在此呀。”

经过这种“洗礼”，王庆松更坚定了刚来北京时立下的“匍匐前进”原则：“因为你初来乍到，

左图：《跟我学》C-print 130cm×300cm，2010
右图：《过去、现在和将来》C-print
175cm × (291cm+281cm+291cm)，三联，2001







谁都不认识，所以你一定要往前走，不走就没有任何机会。但是你要趴着，匍匐前进。千万别冒头。”

2007年，他在草场地租下400平米的工作室，租期一签就是20年。那笔钱当时在望京可以买个大house。但工作室固定下来，不再朝不保夕。他因此觉得自己到底还算幸运。但他还是发现，生活里充满变数，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颠覆掉你对自己的预判。

由此滋生的谨小慎微与焦虑，如同额上的皱纹，挥之不去。

宿命

拍完每部作品，团队都想聚个餐，热闹一下。王庆松多半会抽个烟，安静一会儿，能瘫倒睡下最好。前期的紧绷和亢奋一旦松掉，透支感便猛地袭来。大约与年岁有关，身上的宿命感也愈加强烈。

他时常想起父亲、母亲、弟弟，三个人走得都不是那么安详，不在预料中。

小时候，他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爸——觉得父亲嫌弃他又黑又丑。当爹的从钻井下夜班回来，看见迎面走来的儿子，只背过身去当没看见。“他老说你完了，这孩子将来长大肯定没出息。”

长到14岁，他一身硬刺，横冲直撞。父亲气得狠揍了他一顿后便出门。再回来，只有一具因公出差车祸的身体，阴阳两隔。王庆松的少年心气，也戛然而止。

“父亲火化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拿火钳之类的工具去捅火化炉。都烧成半个骨架了，突然就看见我爸‘哐’地一下坐起来，我魂都快丢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情绪不好，有一次训他。大半夜，他跑到荆州的护城河，河水没到胸口，忽然听到青蛙“呱呱”的叫声，他一下回过神来。

拍《老栗夜宴图》时，生活潦倒，创作也面临瓶颈。他拿着母亲去世的抚恤金、最后几个月的工资，打算孤注一掷。直到胶片拍到最后一张卡壳，抽不出来，才发现底片装反了。“但好歹算拍完了。我觉得冥冥之中就因为是抚恤金（起作用）。因为逝者的钱是拿不走的，如果真的是装反了，肯定就废掉了。”

母亲的死让那个终日漂泊的王庆松终于沉了下来。他娶妻，生子，不再流离。

但很奇怪，他从来没梦到过父亲母亲。“我老想做梦，想梦到他们对我有什么交待。但你可以梦到任何东西，偏就梦不到他们。是他们生我气了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

何云昌说，王庆松为人宽厚，把家人看得很重。“所以他会纠结这些。不过强悍的艺术家最终还是会超脱出来，实现从私我到艺术创作者的角色转换。”

王庆松超脱了吗？他醉心但丁的《神曲》，天堂与地狱是何模样？他一直希望以此为题拍摄，却始终机缘不到。他说过，“人只要活着，就会受苦，每个人都无法豁免。社会的变化都是表皮，真正内心的东西很难去表达，但其实它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常常觉得，你最早创作艺术的一刹那，就是你将来离开人世最喜欢的一刹那，那种对生命的感觉。”

“总有一天，我会把《神曲》拍出来。”说着，他掐灭手中的烟。

（参考资料：《包裹在艳俗糖衣下的忧世情怀：王庆松》《王庆松：其实灿烂都是徒有其表的》，感谢十一的帮助）



三浦春马
30岁以后如何战斗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卢琳绵** 发自广州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在众多谈话节目与采访中，三浦春马的形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与丰满：他自认为名字来源于自己出生在马年的春天，而妈妈告诉他，其实是希望他成为“朝气蓬勃飞向天空的骏马”；他喜欢昭和民谣，希望出演希斯·莱杰那样的小丑角色。合作的女演员松冈茉优称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会积极想办法”。
2020年7月18日，他被发现在他弹过吉他的那个衣柜中自缢。
他的战斗结束了

2011 年，日本演员三浦春马出演了青山真治导演的《东京公园》，他饰演男主角志田光司。电影中，光司立志成为一名摄影师，在东京公园遇到了初岛，后者委托他暗中拍摄其女友。光司接受了委托，并因此改变了自己与周围女性的关系。三浦春马称，在出演的众多影视剧中，志田光司最接近自己。

青山真治认为，三浦春马有一种耀眼的美。“只要站在那里就散发着清爽感。”这正是三浦春马留给观众的印象，在人来人往的银座商店街，路人一眼就能看到他，因为“整条街上，只有你一个人闪耀着光辉”。

2007 年，三浦春马出演日本纯爱电影《恋空》。他饰演的男主角弘树与新垣结衣饰演的女主角美嘉一起经历了早恋、怀孕、流产、绝症等桥段。这部电影成为当年中日影迷的话题之作，获得超过 30 亿日元的票房。17 岁的三浦春马在电影中白皙、瘦削，拥有动漫人物一样的尖下巴和眉眼，连银白色的杀马特发型也成了加分项。这个造型连同他迷人的笑容成为了一代中日青年的共同记忆。他凭借该片获得了有“日本奥斯卡”之称的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也意味着他的演技获得了专业认可。



2007
《恋空》



2011
《东京公园》

2014
《深夜前的五分钟》

这部影片成为三浦春马事业腾飞的开端。2009 年，他与龟梨和也、仲间由纪惠等当红演员一同主演的《极道鲜师电影版》首映当天票房突破 5 亿，最终取得 50 亿日元的票房成绩；2010 年，他出演的纯爱电影《好想告诉你》票房逾 15 亿日元；2013 年，他参演战争片《永远的 0》，票房达到 80 亿日元；次年，24 岁的他第一次走出日本，出演中日合拍电影《深夜前的五分钟》，当时的他已成为拥有近 200 亿票房的日本当红男演员。

在《深夜前的五分钟》宣传期间，三浦春马接受了大量中文媒体的访问。被问及演艺道路计划时，他多次回答：“关于出演邀请这件事，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和经纪人交涉自己想演怎样的角色。加入 Amuse 公司后会得到很多很不错的工作的机会……至今为止都是接到什么演什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今后更多加入我自己的想法，比如想挑战怎样的角色、怎样的剧本，还有怎样回应出演邀请。”

由此反观他出演的电视剧，多年来皆受困于《恋空》所带来的的强大效应。2008 年到 2010 年，三浦春马出演了《极道鲜师 3》《草食系高校武士》《血色星期一》等校园题材剧集。2011 年，他与户田惠梨香主演了月九剧《你教会了我什么最重要》，成为日本平成一代（日本 1989 年以后出生的人）第一个主演月九（富士电视台周一晚 9 点黄金剧场播出的日剧被称为“月九”，月九是日剧的一块黄金招牌）的男演员。他终于从学生演到了老师，但依然是在校园剧中打转。尽管三浦春马在专业能力上呈现出一定的天分，但作为平成一代冒头的新人，要一下子接过昭和时代演员的班，仍力有不逮。更适合自己年纪、更有发挥空间的校园剧是权宜之选。

2012 年，三浦春马接了舞台剧《七海盗》，两年后又出演《五右卫门摇滚 3》，两次历史题材舞台剧的试水让他收获了更多的舞台经验与观众好评。2013 年，他在电视剧《最后的灰姑娘》中饰演追求 39 岁大妈级人物的肉食“小狼狗”。这部剧集因童话般的爱情与现代都市的背景交织而受到好评，三浦春马也因这个角色彻底告别了校园剧中青涩、瘦削的纯情少年形象，进入了影视创作的新阶段。《闲聊 007》的男主持人在节目中称，以前看三浦的剧大概只会说“这个演员很努力啊”，《最后的灰姑娘》





2020

《钱断情始》未上映

制图/Ron



2019

《一首小夜曲》



2018

《银魂2》



2015

《进击的巨人》

播出后，就会感叹一句“真性感啊”。

过往的作品中，三浦春马付出的极大努力皆有迹可循。为饰演《深夜前的五分钟》里的阿亮，他除了学习三个月的中文，还研究了钟表修理，观察到表匠手上有茧，一有时间就会握笔，通过这样让手长出茧;在《东京公园》中，他学习了摄影；在《最后的灰姑娘》里，他花了很多精力练习越野自行车；出演电影《那年夏天的第一次》(2006)时，他学习了冲浪；拍《极道鲜师》，他饰演不良少年，很长一段时间在生活中都会不小心爆粗口。于是,努力与笑容、眼神一起，成为观众赞美他的标签。

他的角色与他在公众面前呈现出的气息相吻合：正面、自信、勇敢、阳光。2014 年，他主演日剧《我存在的时间》。剧中，他身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疲惫地跟病痛争斗，尽全力抓住幸福。他说：“我现在接受了生病的事实,决定活在当下。我变得不能走路，变得无法工作，疾病夺走了我很多东西，一直盯着被夺走的东西，只会觉得害怕。所以我只能关注力所能及的事情。找到一个目标，然后再失去，就这样不断循环重复。我的决心是疾病无法夺走的。即使最后所有目标都被夺走了，我朝着目标努力生活的事实，是不会被夺走的。我怕死，也怕生。下决心死或活着，都很艰巨。但生病以后，我开始有一点喜欢自己。”

2015 年，他主演了《进击的巨人》。这成为他演艺生涯中的低谷。针对他的差评越来越多，观众认为他表情“过度且浮夸”“刘海长到遮眼”。而在一年前的中国宣传中，他数次提到《进击的巨人》是自己很喜欢的漫画。记者回忆，当问起《进击的巨人》相关问题，“春马一下子就热情高涨了起来，手舞足蹈地介绍着自己这部明年即将上映的电影拍摄过程中的相关事情，满脸笑容，黑色的瞳孔中迸出汹涌的热情。”

没人能预料到如潮的差评给他带来多大的失落和精神刺激。2016 年，他再度出演舞台剧，



2015年7月14日，三浦春马（中）和导演樋口真嗣（左）、演员水原希子在好莱坞宣传《进击的巨人》

在《长靴妖姬》中扮演罗拉，换上女装，化上浓妆，成为充满力量的变装皇后。之前差评带来的负面情绪似乎已经化解在罗拉洒脱的舞步中。

在众多谈话节目与采访中，三浦春马的形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与丰满：他自认为名字来源于自己出生在马年的春天，而妈妈告诉他，其实是希望他成为“朝气蓬勃飞向天空的骏马”；他讨厌蟑螂、抗拒香菜、喜欢吃火锅，拿手菜是炸鸡、烤金枪鱼、煮茄子；喜欢昭和民谣，希望出演希斯·莱杰那样的小丑角色；会怀想十年后的自己是否成立了家庭，拥有了小孩。合作的女演员松冈茉优称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会积极想办法”。

4岁那年，他被妈妈送进了演艺事务所。7岁时，他第一次在NHK晨间剧里演了乘客角色，内容是拿到饭团后埋头猛吃。在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电视剧问世。他说自己“演戏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制作人、导演，觉得不太敢和他们说话，或者说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有时候听不明白他们说的话”。

20岁那年，三浦春马在节目中提到梦想是“当NHK红白歌会的审查员”，因为小学时与市川海老藏合作，看到他担任红白审查员觉得很帅，就把愿望写在了小学毕业文集上。谈到20岁的感受，他说，现在已经没什么压力了，成年了可以喝酒了，也可以谈论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护照能从未成年用的藏蓝色换成红色，足足有十年的有效期。

也是在这年生日，他给十年后的自己留言：“致10年后的自己。你每天都过得幸福吗？有好好地把珍贵的东西抱在怀里吗？如果你成了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的人，那我会很开心。总之请依旧是一个强大的人，把珍贵的东西紧紧抱在怀里。”

他的社交媒体充满了他的影视宣传、歌曲发布信息与干净笑容。在疫情严重的日子里，他鼓励大家不要忘记微笑。高考那几天，他还发微博祝愿考生们高考顺利。几个月前的一次直播中，他在衣柜里弹吉他唱歌给粉丝听。

28岁的一个采访里，他提到，“随着年龄增长，我确实感觉到能够出演的角色在增加。但是，我也不想依赖这一点。年轻的时候总是在考虑，‘30岁之前要结婚’，‘至少在30岁的时候，能够掌握日常会话程度的英语’，现在眼看就要30岁了，我倒觉得30岁以后该如何战斗下去才是更重要的。虽然还会继续英语会话的学习，但除此之外，也要跟着信赖的师傅学习打斗场景，还要积极地去艺术画廊学习。总之，现在虽然接触到了很多东西，但还是想吸收更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笑）也就是说不要在意自己的年龄，而是跟随自己的内心，诚实地遵循本能的欲望。”

30岁生日，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状态，“我准备跟三十岁的生日告别了。接下来也要把最努力的自己呈现在工作的现场里……一直关心我的人们，和我的粉丝们，谢谢你们。虽然我仍然还是不成熟，接下来也请多关照。”

2020年7月18日，他被发现在他弹过吉他的衣柜中自缢。

他的战斗结束了。

（参考资料：《三浦春马和juju的北欧寻暖之旅》《三浦春马X佐藤健纽约之旅》《行业法律相谈所·三浦春马》《花丸咖啡》《闲聊007》《交给岚吧》《彻子的部屋》《洒落主义》《蛋白酥皮的心情》《明石家秋刀鱼》《笑一笑又何妨》《惊喜星期二》《三浦春马“日本制”，感谢余娱馨、刘小北提供帮助）

大国小鲜

治大国如烹小鲜

国潮文化T

售　价

¥119



扫码立购

周南末才
SOUTHERN WEEKLY

SUPPLEMENT 后窗

在代尔夫特寻找维米尔

图、文 **鱼尔布开克**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倒牛奶的女仆》局部，拍摄于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

我是因为一幅画来到代尔夫特的，这幅画名叫《代尔夫特风光》，它来自与伦勃朗齐名的另一位荷兰黄金时代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来荷兰之前，我一直觉得 17 世纪风光画里的云和光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些云厚大、蓬松又层次丰富，仿佛紧紧贴着地面，一伸手就能触碰得到；透过这样云层照射下来的阳光总是非常温柔，明亮却清冷，被光包围的一切也都像是自主发出了圣光。但是画里的水面却总是黑色的，像不清不楚的梦，仿佛你再向前一步就会被这“黑水”吸进深渊。这样违和的风景，在阿姆斯特丹运河上的游船里从画中和我的梦中飘进了现实；但我并不满足于此，带着可能会没有答案的好奇来到了代尔夫特——维米尔几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的小城镇——想要亲眼看看诞生了他诸多名作的地方。

维米尔是个谜一样的画家。他的作品传世不多，却张张精品；他生前并不得志，却在死后二百多年成为艺术爱好者心中的“白月光”。现存于海牙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被称为“北方蒙娜丽莎”，在后世的流行文化中被频频援引致敬；存于阿姆斯特丹的《倒牛奶的女仆》，陶罐不间断流淌的牛奶，仿佛是穿越回 17 世纪的大门的钥匙。

我从海牙乘火车来到代尔夫特，走出火车站便自觉回到了过去，这里简直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尼德兰市镇。这个城市始于重要的市集中心

TIPS

- 代尔夫特位于荷兰铁路网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主线上，从其中任何一个城市前往都非常方便，车次很多；
- 维米尔中心并没有收藏维米尔的原作，但却是一个了解维米尔和其生平的一个好地方；在荷兰几个主要城市的博物馆里都能找到维米尔的重要作品。

代尔夫特老教堂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画作局部，拍摄于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代尔夫特风光》画面局部，拍摄于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如今的市中心广场），同时筑有人工堤坝与水渠运河，以防止海拔过低的城市被淹没于海平面之下；让尼德兰得以“发家”的鲱鱼是街边无处不在的美食，大航海时代贸易带来的全球化痕迹牢牢刻进城市本身，其最出名纪念品、源自中国的蓝陶（荷兰语：Delfts Blauw）就是一例。

蓝色也是维米尔所钟爱的颜色，《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蓝色头巾、《倒牛奶的女仆》的蓝色围裙和桌布都是证明。在代尔夫特的维米尔中心（Vermeer Centrum Delft）我见到了这种蓝色的来源——天青石粉末。这种曾经最昂贵的颜料常被用于涂画宗教画中的圣母，但到了维米尔所生活的、资产阶级崛起的17世纪，它却已然成为世俗生活的日常。如果说维米尔画中的温柔光感源于画面中左侧窗户照进来的自然光，那这些蓝色则让这种温柔变得可触可及。天青石这种昂贵颜料在画作中的“消费降级”或许也是那个时代对人与世俗的尊重胜过宗教的一个体现。在我看来，这也是维米尔比前世的画家更能走进当代人内心的一个原因。

离开维米尔中心，我步行来到据说是维米尔创作《代尔夫特风光》的运河边，坐在河边眺望眼前的景色。尽管此时的代尔夫特已经让我很难辨认出画中的样子，但是随着太阳光影的流转，我想起刚刚在“维米尔中心”见到的画作光线模拟实验，还是不由得感慨：一般的画家用笔画画，而维米尔用光。当你来到代尔夫特，就会知道，那些梦境、那些光和水的诱惑，都是真实的。



代尔夫特市中心广场周围的建筑

第一次的离别 沉甸甸的诗意

文 丁正如意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在电影院沉寂了整整 178 天之后，《第一次的离别》如约出现在全国的大银幕上。作为第一部定档于影院复工首日上映的电影，它不仅有着力挺影院的勇气与担当，还抚慰着 2020 年一路乘风破浪的我们，提醒我们困境中依然饱含温暖与希望。

说起新疆电影，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阿娜尔罕》《冰山上的来客》这样的老片子。尤其是后者的插曲《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不仅是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在大江南北被不断传唱，直到今天都是 KTV 里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经典曲目。

相较于先后掀起“新浪潮”的藏地与内蒙电影，新疆电影近年来略显沉寂。这次，导演王丽娜将镜头对准了故乡沙雅——一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亦是拥有片片胡杨林的人类文明原乡。

可贵的是，影片没有以猎奇的视角浮光掠影，而是用质朴的画面呈现了一幅当代新疆生活图景——广阔的沙漠，茂密的树林，滚来滚去的足球、稀稀落落的村庄……原始到有点单调的生活环境，却令人想起作家李娟的散文，泛着一种滚烫的诗意现实主义。

这究竟是部电影还是纪录片，乍看似乎难以界定。影片中没有一个明星，取而代之的是说着维吾尔语的素人演员，主角艾萨、凯丽和他们的父母，从角色名字、人物关系到故事情节，都是“本色亮相”。导演历经半年田野考察，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参演摄纪录片，与村民朝夕相处的同时，她也让他们习惯乃至忽略摄像机的存在。到了正式拍摄，导演又刻意淡化开机关机等拍摄号令，以至于孩子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演了一部电影。与其说他们在演电影，不如说摄影机正巧对准了他们的生活。

和同村的小孩不同，7 岁的艾萨总是一脸心事重重。他的妈妈不仅双耳失聪，还患有精神疾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从记事起，艾萨除了要帮年迈的爸爸干农活，还得负责照顾妈妈。一不留神，妈妈就会到处乱跑，甚至昏迷在路边。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艾萨却承受着家庭的重担。



凯丽是艾萨唯一的好朋友，两人总待在一起，玩耍或者聊心事。每当艾萨妈妈走失，凯丽都会陪着他，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地寻找。凯丽的家庭条件虽然宽裕一些，却也有自己的烦恼——看到爸妈吵架，会担心他们离婚；汉语考试只得了 20 分，被点名批评到泪眼汪汪。

当树叶的颜色从浓到淡缓

缓抹开，艾萨看似平常的生活，却被一次又一次蓄谋已久或猝不及防的离别突袭或者淹没——母亲被送进养老院、哥哥要去城里上学、一起长大的凯丽离开村庄去学汉语，连那只心爱的小羊也在雨天和他再见。

电影结尾，艾萨骑着马疯狂寻找丢失的小羊，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中，他也将自己对母亲和朋友的感情统统释放了出来。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阿巴斯、贝拉·塔尔、锡兰，依稀还有点中亚电影的影子。

当然，红领巾、家长会、背诵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熟悉的场景又会让人恍然：这到底是个发生在新疆的中国故事。影片开头，村里的年轻人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受到长辈的百般阻挠；情节推进，种了大半辈子地的父亲，突然要外出打工改善生活；再之后，长辈说起自己在电视里看到的敬老院生活，准备把生病的母亲送过去；到了影片结尾，凯丽的父母带着她离开了村庄……从准离别到真离别，某种意义上，这其实也表明了一代新疆人正在与过去的家、过去的观念、过去的生活方式离别，为了一个描述中的美好未来。

当镜头在艾萨和凯丽间来回穿梭时，两者的关系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仗。性情上，艾萨是沉重的、忧郁的、早熟的；凯丽是轻快的、喜悦的、乐观的。而“母亲”这一形象，也在两个形成对比的空间中有了更多可解读的含义，在艾萨家里，母亲只能躺在床上咿呀乱叫，是需要被照顾、被寻找的对象；在凯丽家，母亲则处于主导位置——听了妈妈的话，小女孩一脸苦涩地离开家乡。

“离别”与“成长”，能够轻易地让观众获得情感共鸣——即便对于成年人而言，离别早已变得稀松平常。毕竟，长大后的离别，都不会比孩童时离开母亲、伙伴的那次，更让人想要落泪。

轻快的凯丽离开了，沉重的艾萨留下了，大哭着经历离别的艾萨，或许将只存在于他的孩童时代。太阳落下又升起，徒留一个个怅然若失的剪影。大风扬起尘沙，眼前的一切，成了模糊的形状。



黑暗中的笑声

文 谭香山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7月18日，巴黎，当地民众来到河畔“水上电影院”观看电影

6 月 22 日，法国新冠疫情状况趋于稳定，居家隔离结束一月有余，公园、书店、酒吧陆续开放。在长达一百天的关门谢客后，巴黎的所有影院重新开始营业了。

这影视业停摆的一百天并不仅仅是一段暂停而已。这一百天对于传统院线意味着什么？对电影行业意味着什么？在法国，院线和流媒体之争如火如荼，传统院线及其代表力量戛纳电影节拒绝流媒体上映的电影进入，而流媒体则以更加日常的方式侵占了观众的观影体验。隔离期间，流媒体纷纷趁机扩大观众范围，推出各类免费订阅，也上架了更多经典电影。电影似乎完全进入了客厅、卧室、厨房、手机屏幕。

我们为什么仍然去影院看电影？在一百天没有影院的生活后，需要再次出门，探索影院在生活中的意义。疫情之后，积压的新片次第上映：迪士尼真人电影《木兰》，欧荣的新片《85 年夏天》，历史传记片《戴高乐》……在此我们不讨论大院线上映的商业电影，仅谈论小巷拐角里那些招牌低调、入口狭窄的艺术影院：它们貌不惊人，影厅窄小，却滋养着巴黎无数迷影人和居民。在巴黎，夏天的艺术影院有着某种超乎寻常的魅力，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拥有巴黎少有的空调和阴凉，更是因为夏季艺术影院独特的选片口味。

4K 修复，回顾和专题

拉丁区的 Champo 永远是巴黎影迷们绕不过去的一个艺术影院，位于索邦大学隔壁的它是诸多电影大师和影评人热爱的地方。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到周末或特殊时节，学院路路口拐角处总有观众排起长队等待电影开场。电影学院的教授们在此举办放映讨论会，电影专业的学生们在此包场观看影史经典，迷影人也总能在此偶遇一些经典电影的数码修复版。

隔离结束后的 Champo 是柯南伯格的 Champo。《撞车（Crash）》4K 修复版的海报张扬地高挂门口，色调浓郁、阴郁而古怪。路过的老年人犹豫不决，驻足询问。两个多月的足不出户后，我在 Champo 观看了 2020 年夏季的第一场电影，而柯南伯格正适合作为夏季观影的华彩开头。开场前，一位老爷爷在犹豫中询问我们对该片的看法，在我的极力劝说下一起进入了影厅。乖觉支离的柯南伯格式配乐中，性欲和机械被以最精妙而古怪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影像以另一种方式拓展着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想象：交通、性欲、孤独和空虚，都在镜头中变成一种艺术的呼吸。在



SUPPLEMENT 后窗

旁观娱乐 ENTERTAINMENT

黑暗中，偶尔传来一阵笑声，偶尔听到一阵阵吸气或赞叹。而在影片结束后，观众重新戴上面具，喧闹着离场，那位在门口询问的老爷爷对我们报以微笑和拇指。

由 Champo 顺着小巷进去，Reflet Medicis 和 Filmoth è que 就等待着我们。它们的影厅都不如商业影院宽敞，座位也没有那么舒适，但选片各有侧重，互相补充。这三个影院使得这条小巷成为众多影迷最喜爱的巴黎街道之一。隔离结束后的 Reflet Medicis 和 Filmoth è que 也攒足了劲，给出了一张令人目眩神迷的排片表。月初，电影配乐大师 Ennio Morricone（埃尼奥·莫里康内）的死讯传来，Filmoth è que 为悲痛的观众准备了大师的回顾专题；科波拉的《德古拉》和大卫·林奇《象人》的重剪版也在玛丽莲厅和奥黛丽厅（没错，两个影厅以两位好莱坞黄金时代影星的命名）上映。而 Reflet 则推出了洪尚秀回顾展，选取了导演最具代表性的 13 部作品，包括他获得鹿特丹剧情片大奖的首部剧情长片《猪堕井的那天》，以及他婚变后和女友金敏喜合作的《独自在夜晚的海边》和《草叶集》。

巴黎东边的电影资料馆（cin é math è que），作为电影研究人员的图书馆和观影厅，仿佛维持着一种研究机构的严谨和体面。法国演员及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内斯的专题展览及回顾将从 7 月中持续到明年 5 月。同时，电影资料馆也推出了“夏日经典重看”片单：雅克·德米《天使湾》、费里尼《阿玛科德》、阿兰·德龙主演的《怒海沉尸》、雅克·塔蒂《于洛先生的假日》——选片多少都和夏天有关，隔离之后，正是观众享受夏日影院的绝好机会。

永恒的夏日限定

巴黎的夏天是费里尼的夏天，是希区柯克的夏天，是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和伍迪·艾伦的夏天。我最喜欢在巴黎的夏天看电影，因为这是怀旧的黄金季节：暑假，巴黎的诸多影院往往推出经典的影史片单：从希区柯克到梅尔维尔，从伍迪·艾伦到刘别谦，新浪潮作为一股旧浪，也往往在夏天重新席卷巴黎。

今年的夏天仿佛比以往更加怀旧、更加来之不易。即使是在战时，巴黎的影院也都照常营业，每年夏天与大导们的会面仿佛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次重新走在巴黎的街头，看到熟悉的海报时，多了一分仿如隔世的恍惚和珍宝重现的欣喜。Filmoth è que 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经典三板斧：伍迪·艾伦、希区柯克和斯科塞斯，我也忍不住又在大银幕上重看了一遍《出租车司机》。北部擅长东亚电影和动画放映的 Brady 又一次放起了《菊次郎的夏天》，我却依旧只会哼唱主题曲。在巴黎漂流许久，每年夏天都要进影院看费里尼，这次重看《八部半》时，却依然感触良多。影院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仿佛难以说清，但又无可替代。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总会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回想起那黑暗中的一阵陌生的笑声。

远去的二姐

文 杨剑光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2019 年 7 月 9 日晚上 9 点 10 分，二姐邹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63 岁。

在我小时候，冬天常常下鹅毛大雪，屋檐下树枝上都会结下长长的冰凌，我的手经常会冻得肿起来，手掌背血红血红的，肿得像红萝卜，用手指按一下就会凹下去一个窝。二姐看见后就用脸盆盛好热水，放好毛巾替我擦洗，并敲好火笼让我靠火取暖。我一下就回到了温暖舒适的世界。



邹敏（中），1956–2019
江西瑞金，讲解员

父母都要上班，一日三餐的饭菜都由二姐来做，只要她在家，家里人再迟回去，她都会做好热菜热饭来让你舒服地吃好喝好。即使在身患重病后，她仍不忘关心我，打起精神来告诫我：晚上要早睡，不要熬夜，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情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当年恢复高考时，二姐也参加了，差两分就考上大学，可惜她放弃了。毕业后，她没有上山下乡，待业了几个月，被安排在东风理发店上班，我们小孩子的头发都是她在家里给剃的，这样能省些钱。过了几年，革命纪念馆招讲解员，她每天很早就起来练习讲普通话，跟着中学语文老师纠正不标准的发音。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考上了，并且在革命纪念馆工作至退休。

退休后，她就回到上海陪伴丈夫孩子了——她丈夫是老师，上海人，孩子大学毕业后也在上海的外企上班。二姐非常节俭，吃得少且随便，不讲究营养，总忙着做家务、侍候丈夫孩子，从来没外出旅游过。

记得 2004 年，我到上海，她陪我坐免费接客去超市的班车，从她位于陕西南路的家附近，一直坐到了浦东。在东方明珠下，她要买观光门票让我上去看看。她也没有上去过，我要她一起，她却不肯，说门票要一百多元。她每次从上海到瑞金，在路上从来不吃东西，说是坐车坐得头晕，实际上也是为了省钱。

隔一两年她就会回到家乡来探望亲朋好友，回来后一刻也不闲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大家叫她休息一下，她也不停手。二姐能吃苦不怕累，活着的时候，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在为别人。

患重症后，二姐很自责，怪自己给亲朋添了麻烦。她平时疏于体检，身体极不舒服又晕倒几次后，才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已是胃癌晚期，大家都陷入极度痛苦，悔恨没有及时敦促她去体检。后来找到一位家乡出去的在北大医院工作的治癌专家，把体检报告传过去，对方表示，没有必要去北京治了。

二姐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人瘦成皮包骨，药汁也无法吞下去了，食物一口也吃不下，只能勉强喝几口营养液维持生命，但她就是忍住不吭一声。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她已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去年 7 月 8 日傍晚，我一人守在病房里，医生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病人的生命不是按月按日而是按时计算了，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心里早有思想准备，但听到这样的话语，仍感到十分凄凉痛苦。第二天，当她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时，她还处在昏迷状态，不省人事。这天晚上，9 时 10 分，她醒来，看了一下围在病床边的她的孩子和其他家人，就闭上了双眼。

洞 察 逻 辑 之 美　南方周末　发 现 思 想 之 真

南方周末评论写作实战课

怎样表达一个观点？

逻辑训练×说服心法×写作技法×作业批改

7位一线
评论员、作家

10多年
评论写作经验



秦朔
原《南风窗》总编辑
原《第一财经日报》创刊总编辑

李海华
《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主任
南都新闻奖金奖获得者

佘宗明
《新京报》评论部副主编
《新京报》年度评论写作金奖获得者

沈彬
澎湃新闻首席评论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业界导师

叶檀
知名财经评论家、作家
“叶檀财经”创始人

陈斌
《南方周末》评论部副主任

徐迅雷
《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
第18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

拆解 **50+** 评论经典案例
传授 **70+** 个说服技巧
帮你系统构建观点表达的
「心法」和「技法」

2020 7/14 正式开课

即刻加入学习